

江寒汀百鳥圖





以卷之五黃口刻









出版说明

一、本书收图片一百幅，是从江寒汀的学生和家属珍藏的《百花百鸟图》册和《灵禽百态图》卷中精选的，作品多为首次发表，甚为珍贵。

二、蔡耕、富华两位作者《为百鸟写照》的文章，对江寒汀的艺术生涯中各个时期都有生动的记述，为全面了解一个画家是很有价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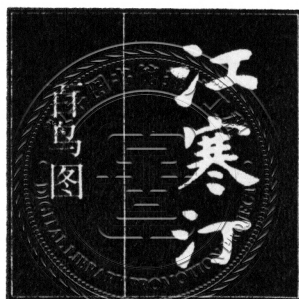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本书图片多采用局部特写方法，很多与原作等大，可以清晰的看出画家的用笔用墨，以及各种鸟的造型结构，是学习花鸟画的好范本。

四、本书题签，为书法家顾廷龙先生手笔。

五、本书扇骨、砚盒、砂壶等，为符骥良先生拓印。

编者

一九八二年九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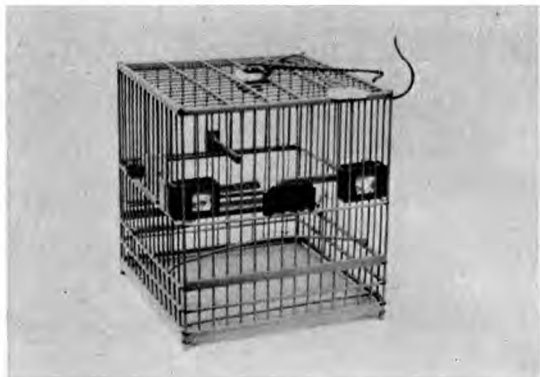
为百鸟写照

——江寒汀和他的《百鸟图》

蔡耕 富华



江寒汀自用鸟架



江寒汀自用鸟笼

鸟市常客

在上海闹市中心，有一条广东路，又叫五马路。它的西头，坐北朝南，长长的一排店堂，尽出售飞禽走兽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水里游的，品类繁多。紧挨着店堂，还有更多的地摊，卖鸟食的，打鸟笼的，贩鸟的，出售鸟食罐的，加上提笼驾鸟的顾客，看热闹的闲汉，人堆里钻进钻出的小孩，黑压压一片，鸟叫声交织着南腔北调的讨价还价声，一片嘈杂，从早到晚。这便是上海的鸟市，它的兴旺景象，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。

每天下午，有一位常客来到鸟市，此人身材不高，平顶头，方脸，大眼睛，穿一件灰色长衫，夹一支香烟，神情怡然。他就是海上花鸟画家虞山江氏寒汀。

画家每天来看鸟，买鸟，结交不少养鸟朋友，每当他来到鸟市，整个精神便沉浸到鸟的世界。他喜买难以驯养的野鸟，红嘴白颈黑身的寒雀，五色斑斓的虎皮翠，长尾巴的唐山鹊，黑白相间的四喜，往



鹰 鸡
(雕塑) (雕塑)

江寒汀 江寒汀



往重价购之，即使用去口袋中仅有的酒资，也在所不计。春天雏鸟上市，他会买一窝黄嘴绿毛的幼雏，用手帕包着回家。有时更将整笼黄头买回家，好的留下，差的放生。不少鸟客人不怕路途遥远，从苏州、杭州将稀有的飞禽送到他上海家中，主人在欣喜之余，除付清鸟款外，还以名酒佳肴招待。

养鸟知识的积累，开阔了画家的视野，为他的花鸟画奠定了写实的基础。

江寒汀不仅自己跑鸟市，有时也带领弟子一起逛。遇上什么鸟，他便向身边学生介绍鸟的基本知识。例如鸣叫的鸟，是由于有鸣管，而鸣管位于鸟颈的基部，所以雄鸟鸣啭时，昂首引颈，如同公鸡啼鸣一样。看到杜鹃鸟，他会告诉学生，这鸟爱吃毛虫，属于益鸟。又说，它有一特异习性，从不营巢，也不孵卵，将蛋产于别种鸟的巢中，以后的事，一切请它鸟代劳。画家讲述的鸟的趣闻，往往引起青年艺徒对知识的进一步追求。他还爱告诉学生，祖国土地辽阔，是世界鸟类最多的国家之一，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，是值得骄傲的。然后就眼睛微微一闭，头点点，一副得意神态。

在逛完鸟市以后，江寒汀常到附近的老朋友家中小坐，休憩片刻。一天，又走到老友家中，江寒汀多休息了会儿，主人乘机摊开张洁白的宣纸，请画家随意涂几笔。只见江寒汀用笔蘸上墨，以干笔双勾了一朵怒放的牡丹，然后再用笔吸了点清水，补上几张叶子。放下笔，端起茶杯，呷了口清茶。心想，今天的晚饭钱尚无着落，自己却信笔画了枝牡丹，有什么用呢？看看窗外楼下人们在生活线



江寒汀自用砚盒拓片

江寒汀自用砚、壶



上挣扎，不禁黯然。于是在画幅空白处题下两句诗：“笑煞牡丹空头大，何以充实疗民饥?!”他又想，而今自己是四十开外的人了，虽能画一手花鸟，然而有什么用呢？从眼前的一切进而忧虑及未来的个人前途，暮色渐渐重起来，画家陷入深深的沉思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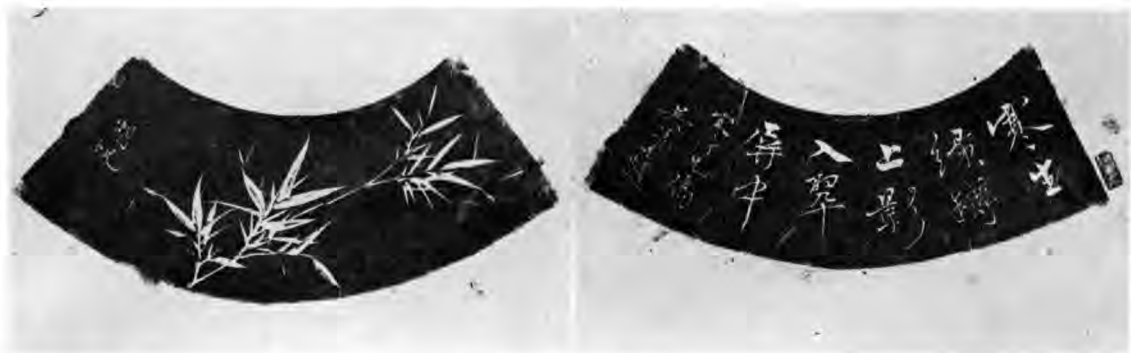
欣逢盛世
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10月1日，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。随着新中国诞生，江寒汀结束了奔波的飘泊生活，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。

五十年代初期，上海郊县经过轰轰烈烈土改运动，农民分得土地，生产热情高涨，各个县出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。江寒汀由弟子陪同，跨过黄浦江，向郊县农村走去。

农民用田里刚采摘来的鲜黄瓜、蕃茄来款待客人，纯朴的感情，使画家感动。当他接触到农民组织起来的崭新生活后，情绪尤为高昂。江寒汀情不自禁地在乡政府办公室里，在众多的农民兄弟围观下，摊开一张宣纸，拿起笔，为农民画了一张画。画幅上出现的是公鸡，堤岸，嫩绿的秧田，抽芽的柳枝，朝霞满天，旭日东升，公鸡引颈啼鸣。他题写了“东方欲晓”四字，落了款，悬挂在办公室里。事后人们获知，这幅国画，是上海国画家赠送给组织起来的农民的第一幅。

浦东洋泾出了个青年养鸭能手，养鸭成活率高。率领鸭群外出放养，哨子一吹，众鸭听命，要进则进，要停则停，人呼鸭司令。江寒汀来到这里，一住三天，



江寒汀紫砂壶拓片

早上鸭子出棚，棚内白花花的尽是蛋。随后又细看鸭子出棚下塘的神态，数不清的鸭子在水里浮游欢闹，有的潜水，有的拍翅，有的鸣叫，追逐嬉游，此呼彼应。岸上桃红柳绿，伴随着水车声响的是悦耳的山歌。这一片江南春晓的情景，怎不使画家动情？

江寒汀每一次去农村，总带回新的感受，产生新的构思，新的作品。作者对新的绘画题材如棉花、玉米作了尝试，即使是过去常画的布谷鸟、水老鸦、鸭子，出现在画幅上，也与昔日有别，自有一股生活气息。

最使江寒汀感到兴奋的，上海开始积极筹备成立画院，这样，画家们便有了一个学习、活动的中心。画院筹备组一成立，即对画家们各方面予以关心。例如为让画家对禽鸟有更多的感性知识，特地在园子一角，建立一个高大的铁丝笼，里面布置了水池、树木，饲养各种禽鸟，会说话的八哥，相亲相爱的鸳鸯，白头寒雀，花脸鸭子，碧绿的绣眼，棕黄的画眉，可算应有尽有。江寒汀将自己家中的笼鸟主动送进这禽鸟天地中，他说：“我进画院了，让鸟也一齐进来。”喂食的任务，由几位画家自愿承担，江寒汀为当然一员，他常常天不亮便来画院喂食了。就在这里，隔着笼子，吴湖帆、张聿光、来楚生、张大壮，还有不少年轻的画家，对禽鸟的毛色、习性、雌雄，纷纷议论，带着常熟口音而讲话多的是江寒汀。时隔不久，画师们在自己画幅中作了反映，来楚生创作的《花脸鸭》，陈佩秋创作的《寒雀图》，社会反应较好，都是得益于观察生活的一些例子。



陈巨来刻

邓散木刻

当画院筹委会接受领导分配作画任务后，画师们意气风发，热情高涨，他们为各大宾馆创作了大批绘画，江寒汀画了几十张花鸟，其中有人赞誉的《芭蕉绶带》（为虹桥宾馆作），《紫藤孔雀》（为军事博物馆作），《海棠孔雀》（为国际饭店作），随后更有《红梅图》（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作），在尺幅阔大的作品上，凝聚着画家的心血，显示出作者的才华。

新的社会，充满着光明和蓬勃的生机，它给画家以巨大的影响和力量，也为画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，从而使画家的作品——无论内容或个人风格都有了突变，产生了一种飞跃。

乐育人才

1931年，大批东北人流浪进关。在人群中有一位青年随着家庭辗转来到上海，落脚在武定路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里，不期然与江寒汀做了邻居，于是开始学画，后来并成了画师的女婿，这青年便是李卓云。

卓云同志对我们回忆了从师寒汀先生的经过及感受，下面是他口述的记录：

“几十年来，我有机会和江老师接近，看他作画、课徒，是莫大的幸运。他对古代花鸟画大师作过深入研究，和人谈到哪一家，能立即提笔画出来。他教门徒，不强调学他本人作品一种风格。据我所知，有教任伯年一路的，有教虚谷一路的，有教华新罗一路的，有教林良、吕纪一路的，有教宋元工笔一路的，有教江老师本门的，在这方面，他不愧为一位教育家，做到了因材施教，流派纷呈。他的花



钱瘦铁刻



江寒汀家藏未刻扇骨

鸟画功力，由此可见。

“他的门弟子，宽泛些计算，大约有上百人。值得注意的是在旧社会，他看到劳动人民子弟学画无门，便比较有意意识的加以栽培，比如对店员、工人、学徒、农民、手艺人、卖艺者等等，凡是热爱艺术而能勤学苦练的，无不热情接待。他的许多学生，至今手握画笔，奋战在各条战线，有不少且已成为专业画师，享有盛誉，这是和江老师的‘乐育人才’分不开的。著名山水画家吴湖帆送过他一副对联：‘一山桃李同时发，千里湖湘入兴新。’这上联，真切地反映出江老师学生众多的实况。

“我也是江老师的长长的学生行列中的一员。

“我，1921年生，东北吉林人，今年62岁。1931年随家流浪进关。由于和江老师住同一幢房子，打十八岁上学习老师本门花鸟。学了一阵子，后来在老师授意下，改学刻竹了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，有一次，老师见我画幅上铃盖的印章是自刻的，他便很感兴趣地对我说：‘你会刻印，很好，我教你刻竹，试试看，阿好？’于是我便跟江老师学刻竹。

“本来我只知道老师花鸟画得好，哪晓得他对刻竹也深有研究。

“要学刻竹，先学做刀。老师让我买大号钢针，也就是缝棉被的那种，将针孔轧掉，磨制出锋来。有时，也用伞骨做刻刀。磨刀很有讲究，锋要磨得一面直，一面斜，也就是一面锋。我刻竹的头两把刀，是江老师亲手做的，至今尚保存着，使我终生难忘。



“刻竹分浅刻、深刻、留青等，老师教我学浅刻，他说，浅刻不易，刻得虽浅，但要分出层次，花叶、花梗都要交代清楚。鸟的羽毛虽不是一根根刻出来，但总体看上去应给人一种毛绒绒的浑厚感，这都要用平刀铲出来。刻草虫，要注意刻好虫须，刻时刀杆放直，执刀如执笔，一刀过去，随即再回一刀，这样刻出的虫须，有神。你如用放大镜照看，便可发现，触须用直杆来回运刀，是方的，槽形；若侧杆刻出，就呈三角形，神气便差得多。

“刻竹要好，在于刻出画家的画意，刻的人要懂画。我的条件比较有利，经常可以看老师作画，而刻竹画稿，老师更是当着我的面，一边画，一边讲，何处应重，何处可轻，何处阳刻，何处阴刻，他都详尽地交代。花卉的叶子，老师用墨画好，然后白粉勾筋。多片叶子，分出正面、反面、侧面，可以用阳文、阴文技法互换着刻。再如墨有浓淡，刻竹如何表现？那就刀重的代表浓，刀轻的代表淡。

“刻竹，光线至为重要。随着光线移动，坐的位子也随之移动。笼统说来，刻时光线投射采取45度。上午光线好，人坐在桌前刻；下午则坐在凳前刻；黄昏时就要坐到又矮的凳子前面刻了。

“所刻竹扇骨原材料，老师要求高，都是去苏州定制水磨竹骨，一次订一百把，磨工精细，看了真叫人爱不释手。

“老师作画，我刻竹，这是老师对我的关注和鼓励。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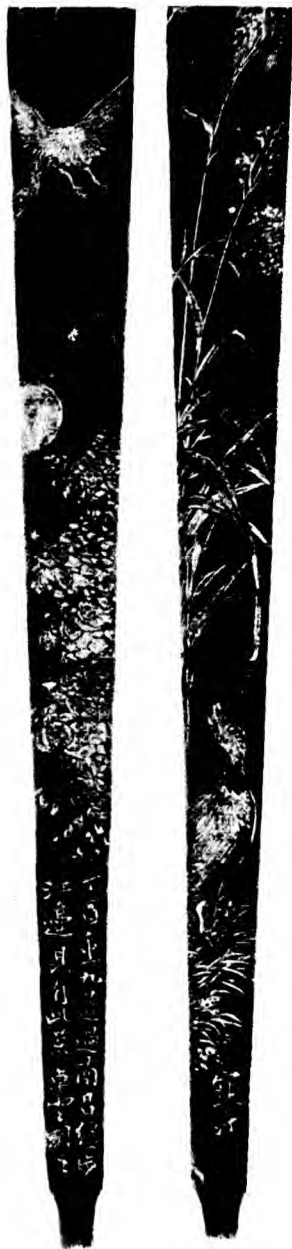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失业，曾随老师去常熟、无锡等地，每天早上跟他上茶馆，摆上一个摊子，老师作画，我刻扇骨。当众献艺，倒也吸引了不少看客，有的看后掏钱购买，我们当场加刻上款以示优惠。那时一把刻好的扇骨卖25元，大约值一担米的钱。抗日战争的最困难几年，我们终于用自己的双手，维持了生活，虽然很困苦，但熬过来了。如果计算下总数，我一个人先后为江老师刻过的扇骨有几百把。

“现在我还保存了一些江老师的扇骨作品，有的已镌刻完毕，有的还只是画稿，未曾动刀。折扇扇骨，尺寸是那样狭长，一经江老师设计，每一面扇骨就好象一幅立轴画，做到了小中见大。而尤为观者倾倒的，画与竹浑然一体，画家在具有一定坚硬度的竹片上挥毫，几乎与具有柔软性的宣纸上一样，仍然见笔见墨，纸上的墨中三昧，在竹面上充分被表现出来。可能正是这种艺术趣味，诱惑我搞了一辈子竹刻。现在虽年老眼花，但还免不了手痒痒的，偶尔刻点作品，让自己获得艺术上的满足。

“我所以不厌其详地介绍这些，主要是反映一下江老师除绘画以外，他的艺术修养的渊博与艺术趣味的广泛。谈起老师的业余爱好，真是又多又认真。

“据我所知，老师还爱种花、照相、养狗、饲虫、装配矿石机，等等，名目繁多，态度认真，世间少有。举例来说，有一阵子，他热衷起养狗来，多得令人不相信，什么哈叭狗、矮脚狗、狐狸狗、狮子狗、狼狗，这是一般人熟悉的。另外，他还养过捉老鼠狗，便为人们罕知





了。这条狗真的捉过几次老鼠，俗话说，‘狗捉耗子——多管闲事’，这条狗可谓多管闲事狗。老师还养过条唱歌狗，只要有人吹口琴，此狗便‘唔唔，汪汪，呼呼！’引吭高歌，狗腔狗调，听者无不发笑。还有条搁脚狗，专喜伏在你身边，要你用脚搁在它身上，就浑身舒服。这条狗为要老师搁脚，写字台下面地位成为它专座，是不用说的了，值得一提的，它见客人进门，任你东西带得再多——挟包裹的、拎篮子的，总是摇尾相迎；一旦客人告辞，即使带去一张宣纸，它也立刻从写字台下面窜出来，咬住来人衣角不放，一直等到主人呼喊，方勉强折回卧处。你说奇不奇？至于矿石机，老师也喜欢过一阵子，大约弄过十几个，放满一抽屉，空了就摆弄，抓一个往头上戴，象电报局收发报员。话说远了，就在这里带住吧。总之，江老师业余爱好广泛，爱一样，认真地弄通一样，那种认真劲，锲而不舍的精神，使我感动，钦佩。更使我记起人们常说的‘功夫在画外’这句话来。”

灵禽百态

我国花鸟画，远始隋、唐，五代、两宋，臻于繁荣。以后作者群起，人才辈出。江寒汀认真学习古代花鸟画家技法，同时着重写生，将民族绘画优良传统和个人写生心得结合起来，互为参悟。由于他细心观察，勤于默记，在个人消化、融会的基础上作画，因而理纸挥毫，时得佳作。

江寒汀的花鸟画，画幅不论大小，给观者的第一个印象，构图稳妥，一花一鸟，一枝一叶，一石一草，经

营位置，自然真率，大幅不杂乱，小幅不琐碎。苦心经营，却不露斧凿痕。画家表现的自然美，深深地征服了观众。

他画的鸟，品类众多，情态各异。由于熟知鸟的结构，习性，技法熟练，形象自然逼真，动态活泼有趣，诸如鸣叫的，飞翔的，洗澡的，理翅的，偎依的，喂食的，待哺的，可谓百鸟群集，神态毕现，莫不充满着生命力。老画师张大壮赞誉过：“寒汀笔下鸟，天下到处飞！”

色彩是构成绘画的重要因素，我国古代绘画理论“六法”中，即有“随类赋彩”一项。在江寒汀花鸟画中，我们看到，有的显得富丽，但艳而不俗；有的表现清雅，却墨彩飞扬。他绘画色彩给人总的观感是明丽的。

通过构图、造型、设色，画家的最终的目的，还在于将自己生活中观察来的花鸟，通过画幅，生动地表现其神情意态，从而给观者以美感。可以这样认为，江寒汀在自己的花鸟画中，倾注了自己感情。试看《百鸟图》卷以及《百鸟百花图》册，怡然枝头的鸟，欢然入浴的鸟，乃至觅食喂雏的鸟，都洋溢着一种生活情趣，一种人情味，如同古人诗中所说：“山鸟多情如识我”的意境。

概括起来说，江寒汀花鸟画有这样一些特色：造型准确，构图稳健，赋色绚丽，形象传神。他的画幅，给人一种明快、愉悦的感觉。在同辈花鸟画家，中可算高手。

《百鸟图》卷引首，叶恭绰题写了“灵禽百态”四字，确有深意；吴湖帆在卷末跋语中写云：“吾友寒汀道兄性喜养禽鸟，纱笼列阵，不少百计。三十余年之经历，凡各种鸟性，俱能稔悉，飞鸣宿食之态，尽在目中；更积



三十余年学画之功力，一一写之，摹之，传之，章之。成画卷十本，凡鸟百种，不独生趣盎然，色彩绚烂已焉！”作为同道挚友，这又是吴湖帆对这一长卷最好的评价。

值得庆幸的一件事，在《百鸟图》卷后，保存了作者手书跋语一纸，记录着画家养鸟、画鸟经过以及《百鸟图》卷绘制过程，十分珍贵，现在全文引录在下面：

“余七岁即喜饲鸟，嬉戏而已。十六学画，以花鸟为主。素习养饲，乃进而研究其性情，益以重值购奇禽，置之笼中，系诸棒端，观其鸣声啄食之态，或纵之檐前屋角，以察其飞翔栖息之势。其颜色不同者，约二百余种，细析异同，求其名实，数当逾千。其类可分二：曰居留鸟，曰候鸟。候鸟逐气候而转徙，夜间飞行过海洋，千里不息。每春暮，由南洋诸区遵海而东，以达东北；迨秋，循原道而返；哺雏、觅资粮、避寒暑也。居留鸟惯其土宜，居有常处，偶亦转移，不过三四百里。余朝夜于兹凡四十年，粗能得其概况。比能就鸟之嘴爪，辨其鸣声与所须食料。虽小道，亦博物之一助也。此卷于酒后灯下，参用前贤名家笔法，写成十节，先后共二十八日。笔墨不免草率，纸幅所限，尤形局促，聊资一时兴会耳。”

据作者自跋，此卷十段，二十八天画成。另据作者题写年款，此卷作于“癸巳夏日”，即1953年，作者50岁。

夙志以殁

1961年，江寒汀豪情满怀，决心在绘画风格上来次变法，而且已刻下了一批新的印章。可是正当他艺术上攀高峰的时候，经医生检查，最后诊断得了不治之症。在死亡即将降临时，画家没有惊慌失措，利用仅有的珍贵时间，去了一次山东，带病拜访了“五岳独尊”的泰山；在曲阜，游孔庙，访孔府，谒孔林；又到了一次浙江，在美丽的西子湖畔，钱塘江观潮处……留下了他的足迹和丹青；此外他还特意安排时间到常熟去，对自己家乡作最后一次看望。回到上海后，他便手不离笔地作画，无论白昼还是黑夜，在他生命最后的时日，画了近百幅作品。

病渐重了，上海市有关领导同志，亲自陪送他住院，海上中西名医为他会诊，许多朋友与学生，日夜轮值守护在病榻旁。生命垂危时，呼吸发生困难，他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尚未到达高超的艺术境界，正想‘变’，现在……，这样……，可惜。”

为了鼓励青年人积极学习，并为师生情谊留一纪念，江寒汀将自用印，分赠学生，嘱咐他们：“好好学画，努力上进！”1963年2月6日（农历正月十三日）凌晨3时50分，海上著名花鸟画家与世长辞。

噩耗传出，艺苑震悼。

须眉皆白的老画师张聿光听到不幸消息，呆了半晌，连连叹气，说：“唉，挨不到他呀！唉，挨不到他呀！”

万国殡仪馆花圈从灵堂一直排放到大门口，灵堂四壁，挂满挽联。追悼会会场，笼罩着一片悲哀、肃穆气氛。

挚友吴湖帆送来手书挽联：江水咽南朝，学士才高空费草；梅村歌画友，彩笔梦断竟无花！

书法家白蕉哭江寒汀挽诗是：“樽前谈艺寻常事，不道寻常不寻常。鸟自无声花溅泪，江南归来哭江郎！”

吴昌硕弟子、画院老画师钱瘦铁参加追悼会，从殡仪馆门口放声大哭，直至灵前，感情激动，最后终于昏厥过去。

画师的入门弟子，身穿素服，念及师恩，有的抑制不住自己，哭跪在灵前。

追悼会由王个簪致悼词。遗体安葬于上海龙华公墓。吴湖帆书碑：“画师江寒汀之墓”，碑石刻成砚形，表示埋葬在这里的，是曾为绘画事业的繁荣，以砚为田，勤奋工作了一生的画家。

1982. 8. 二劳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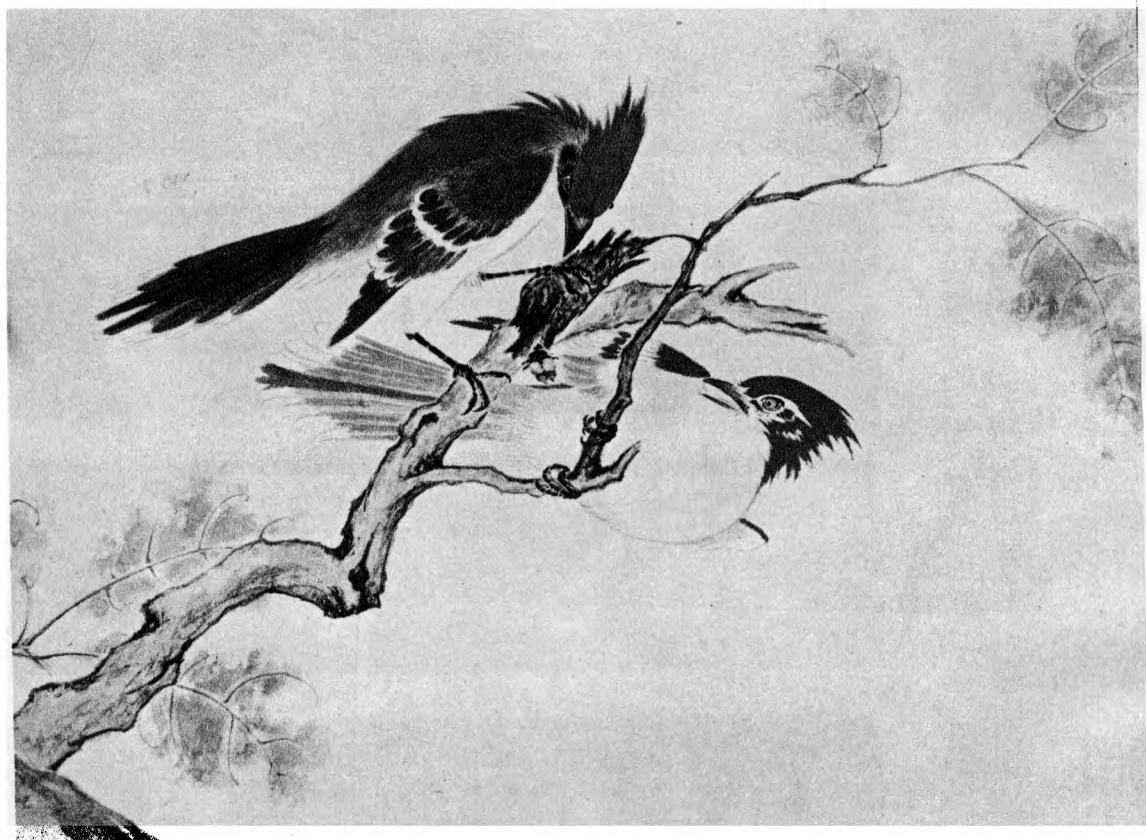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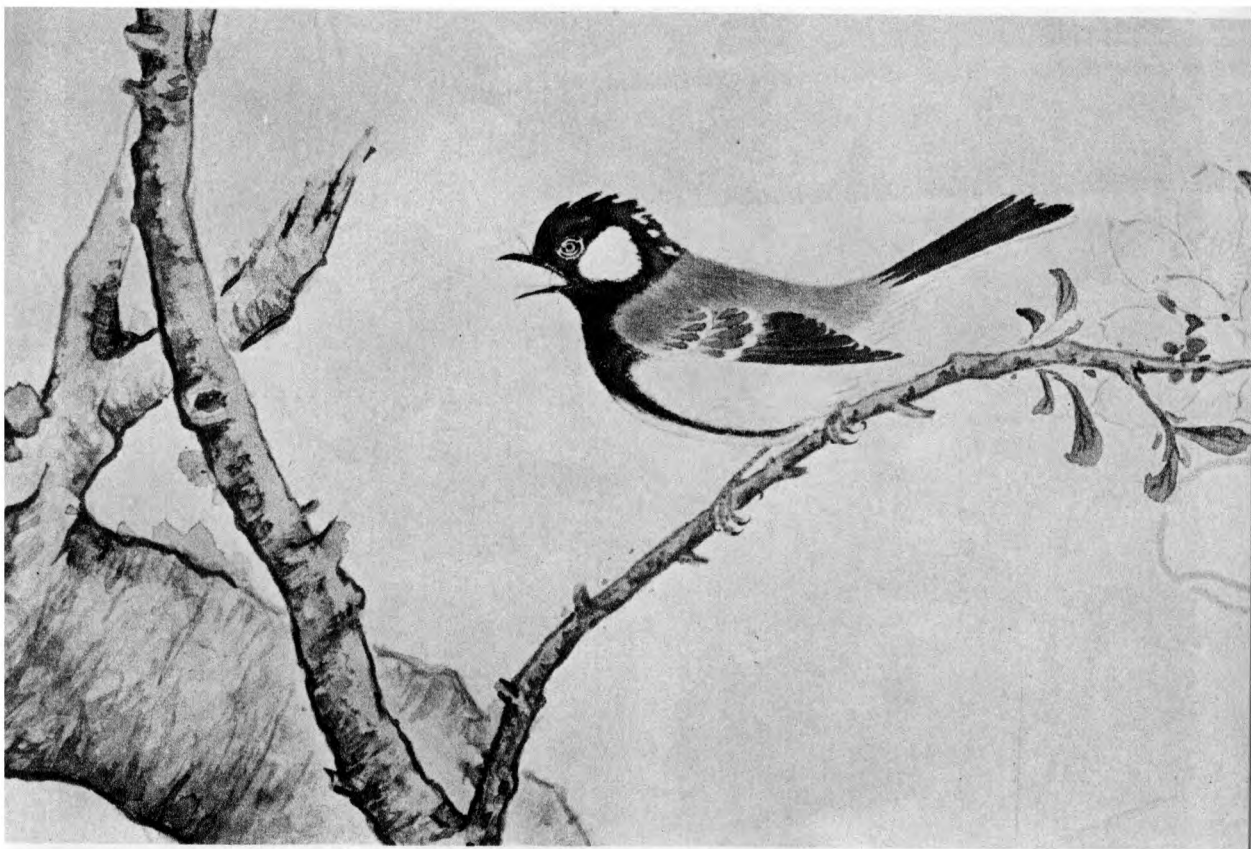
百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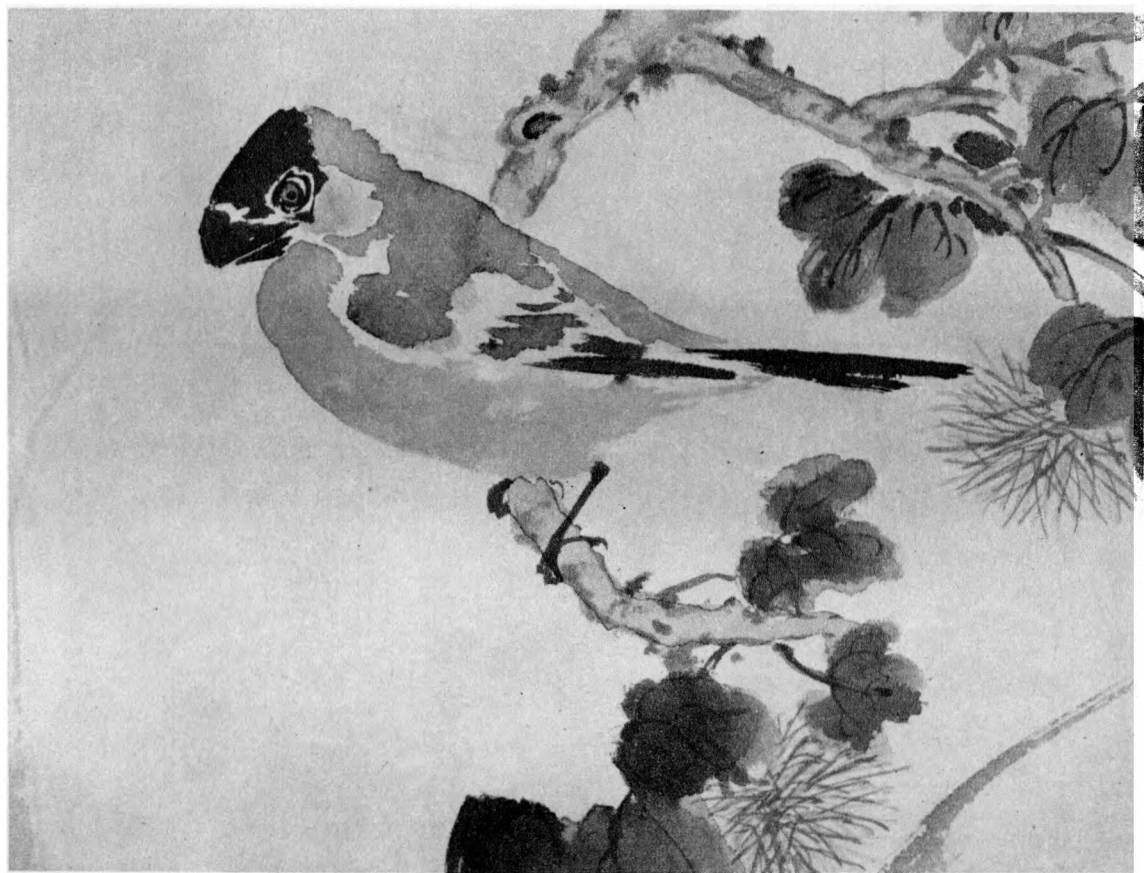
禽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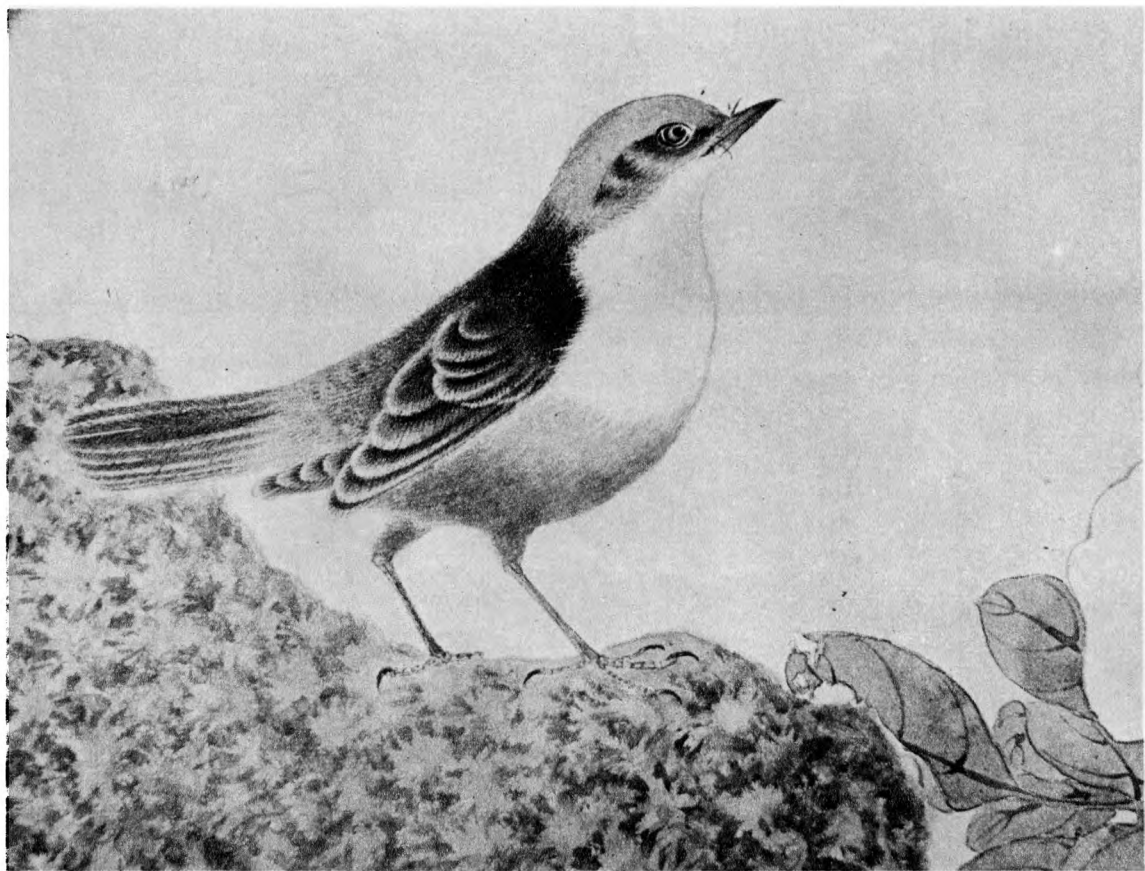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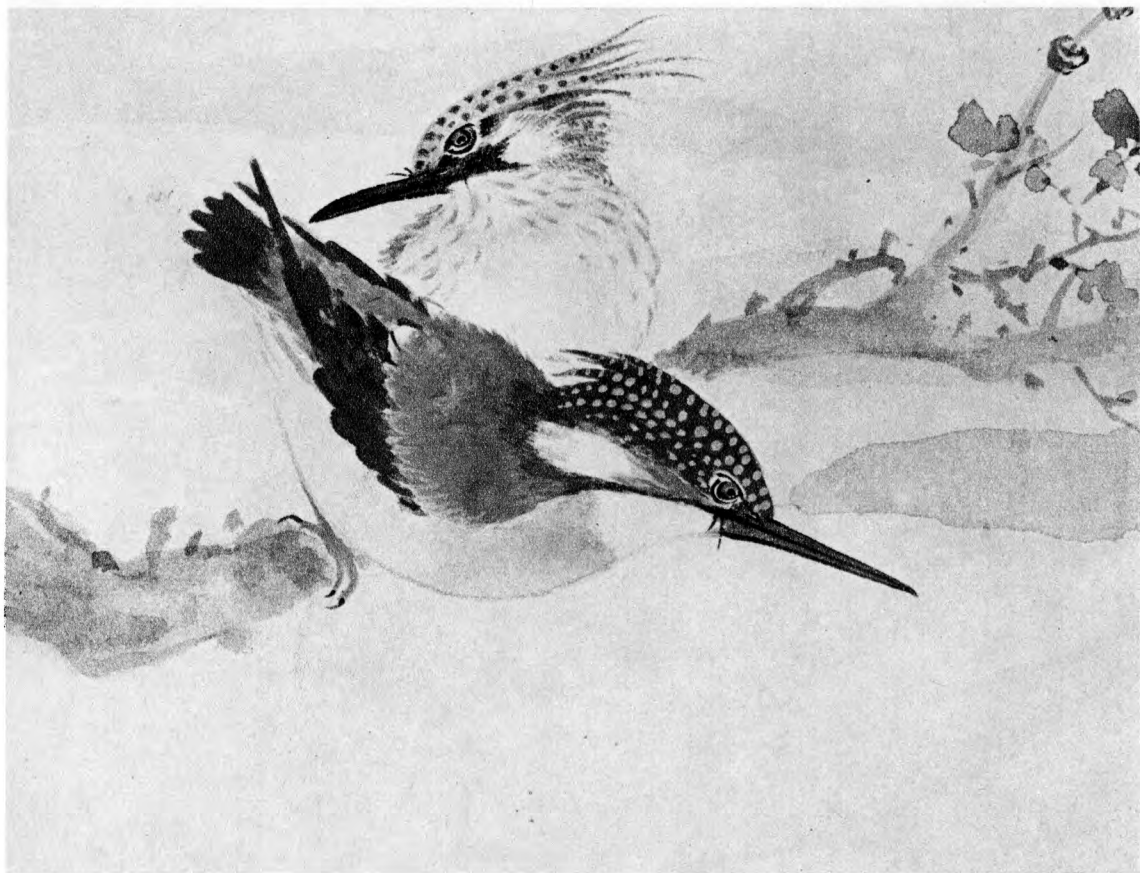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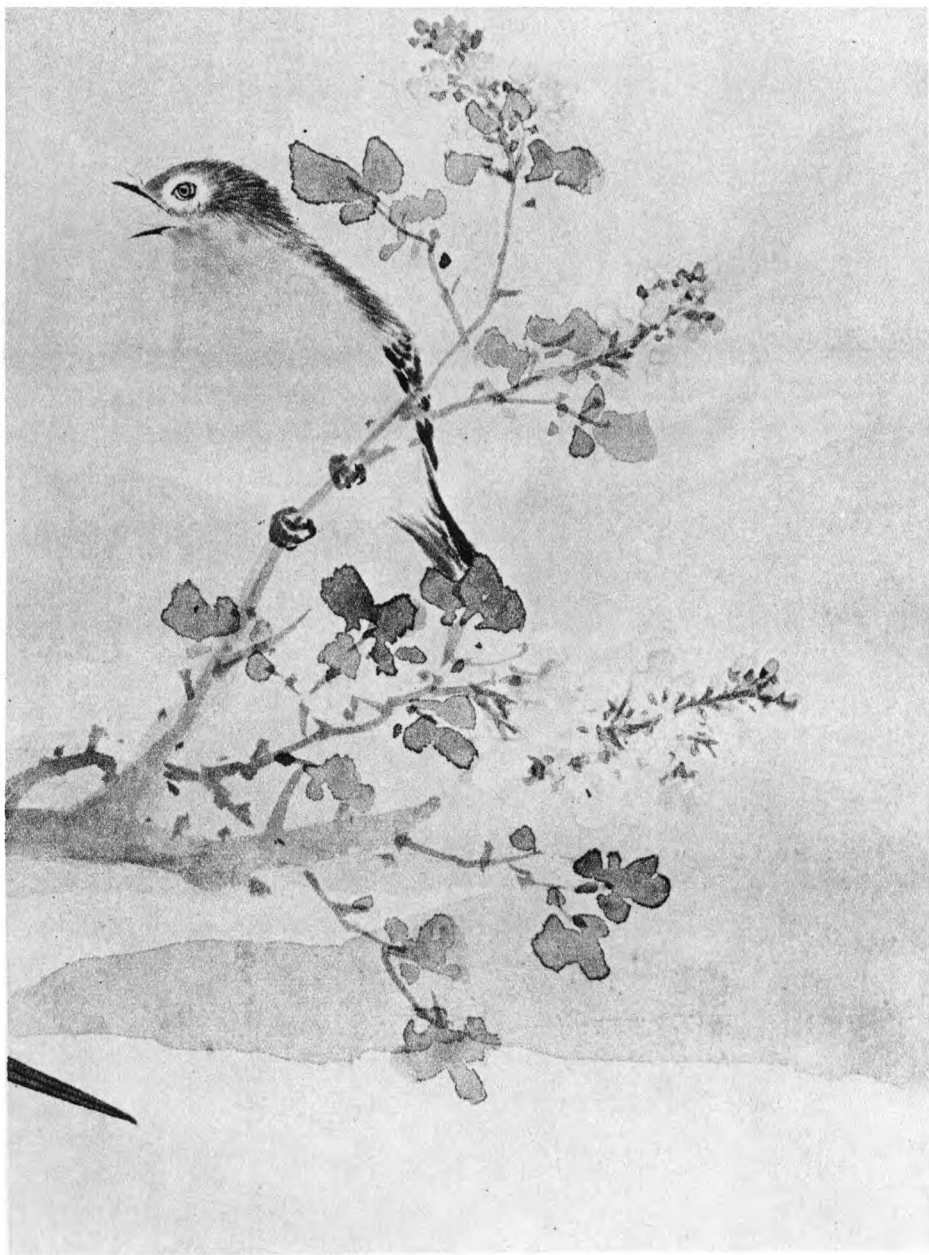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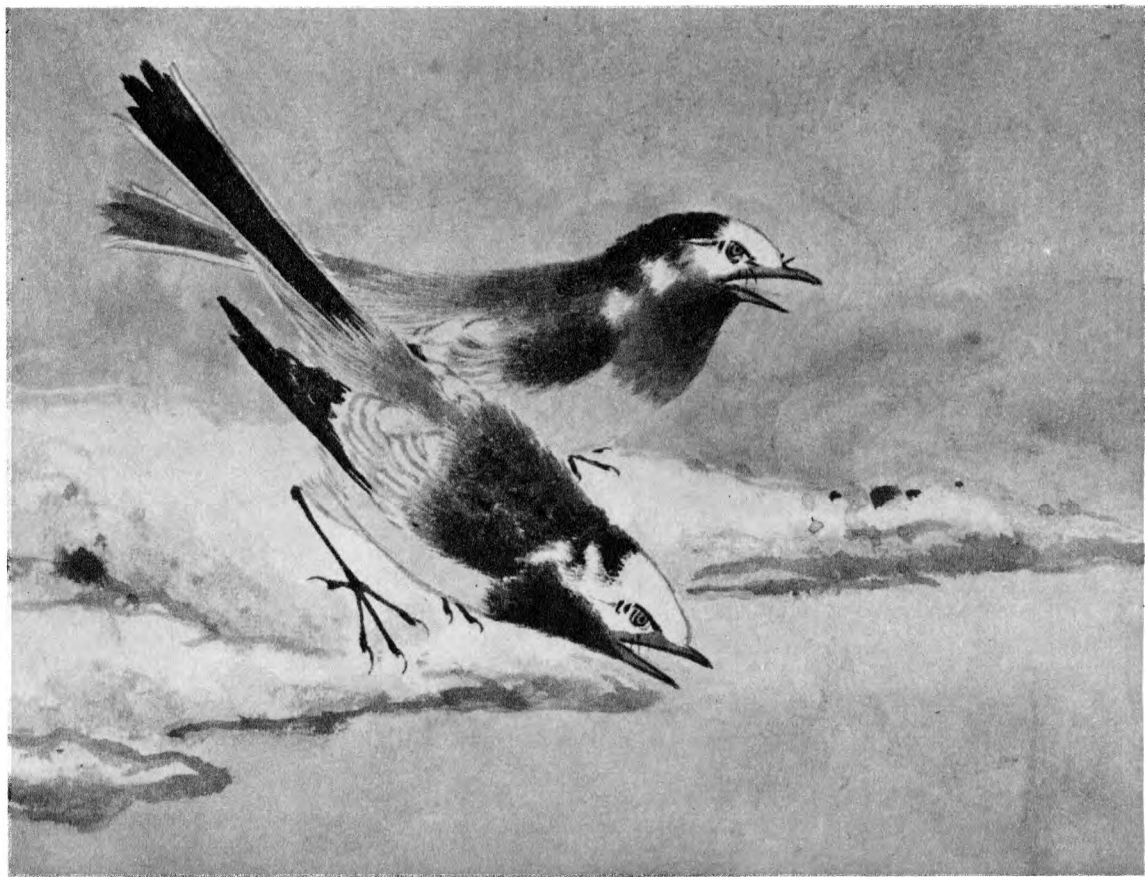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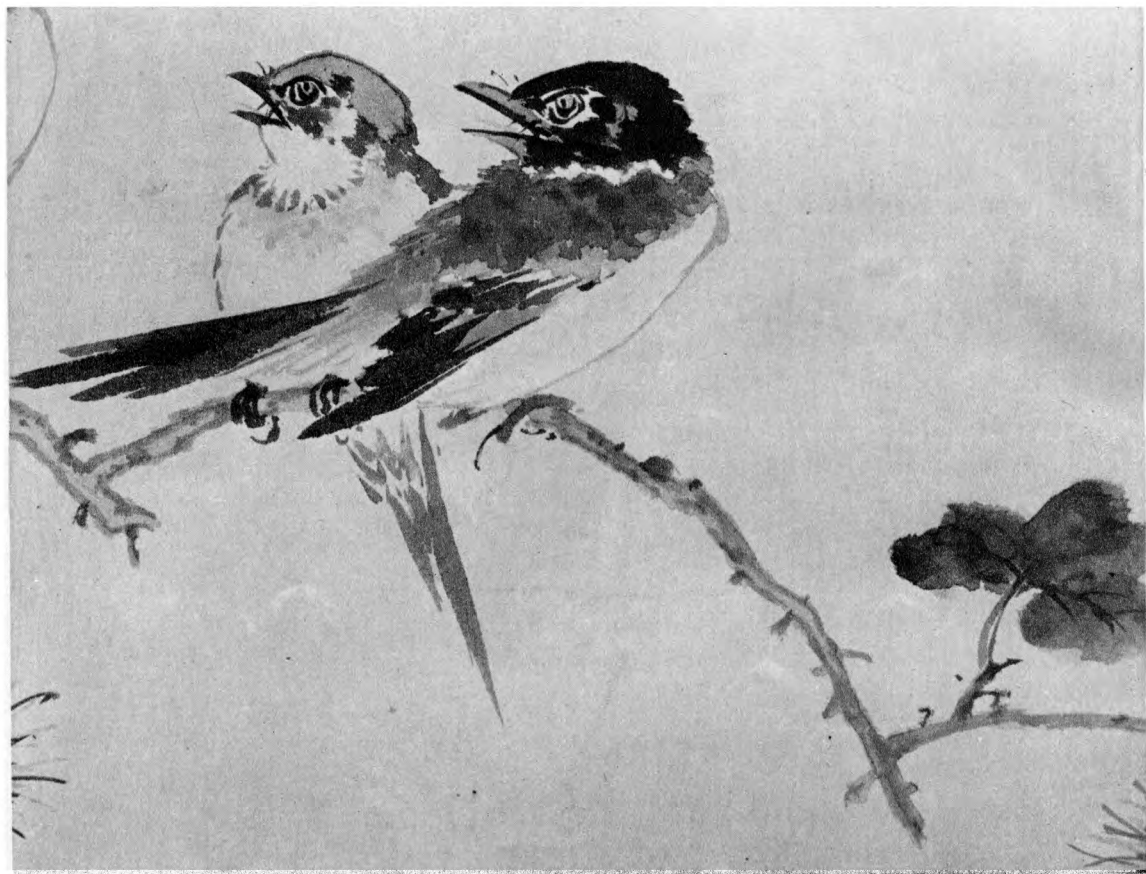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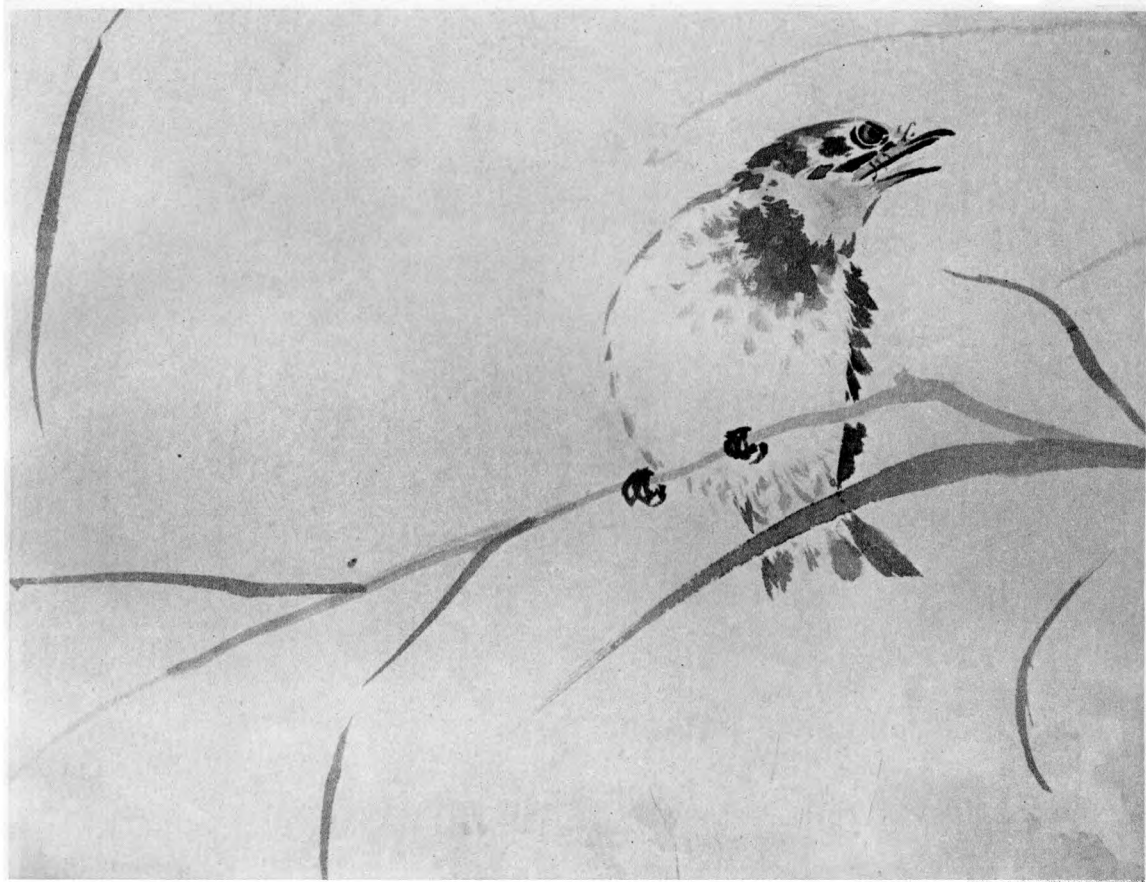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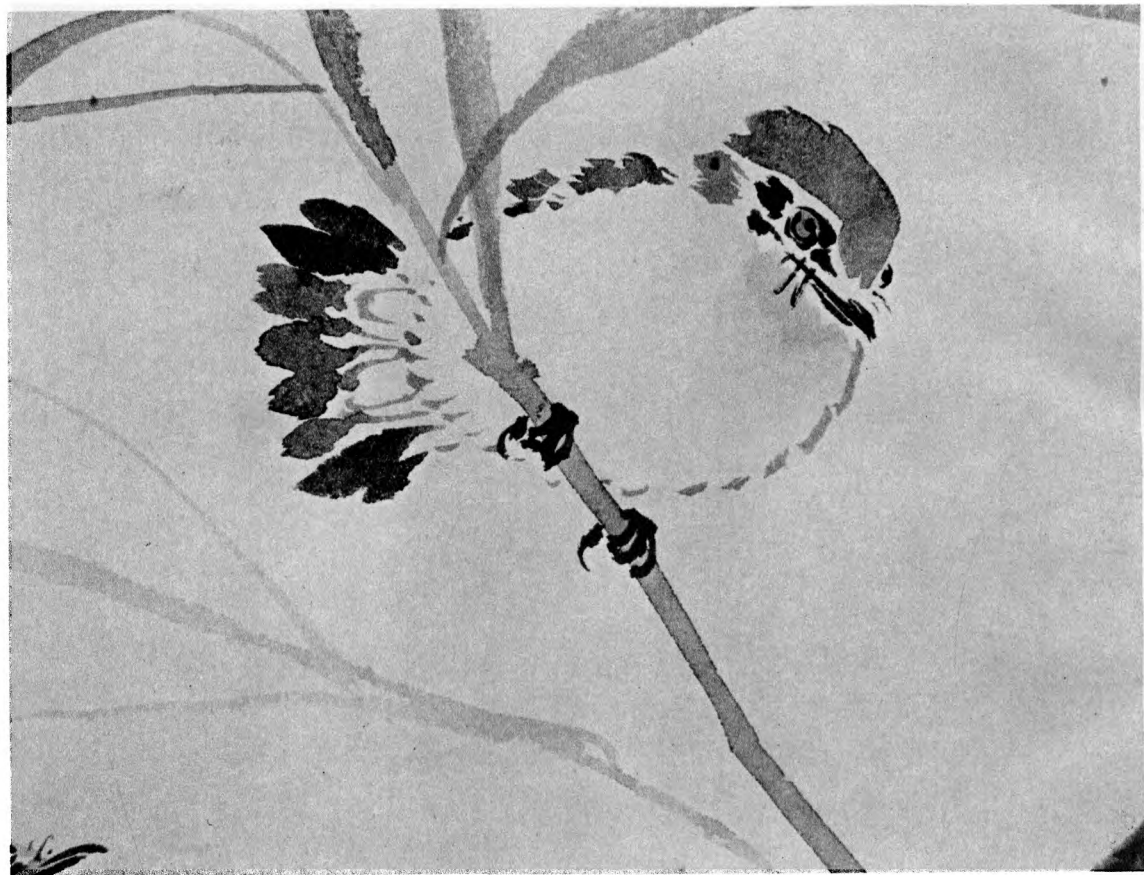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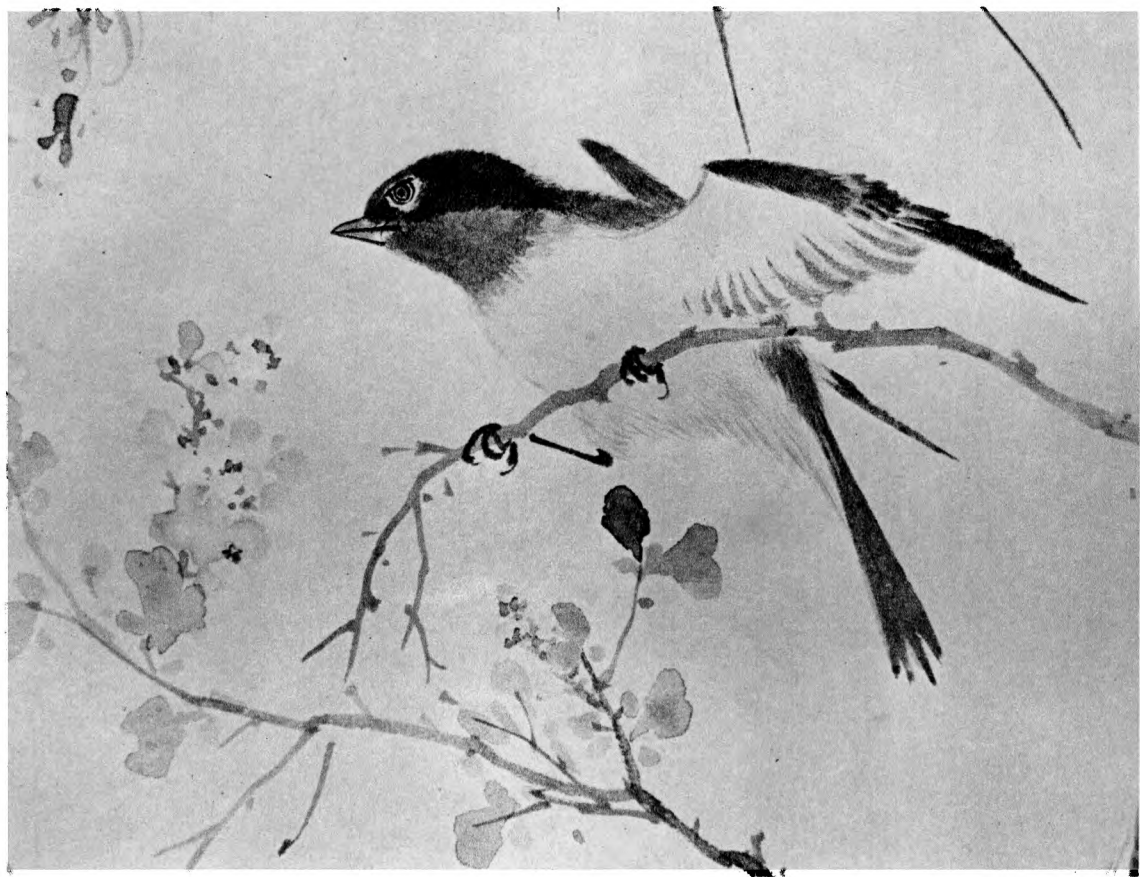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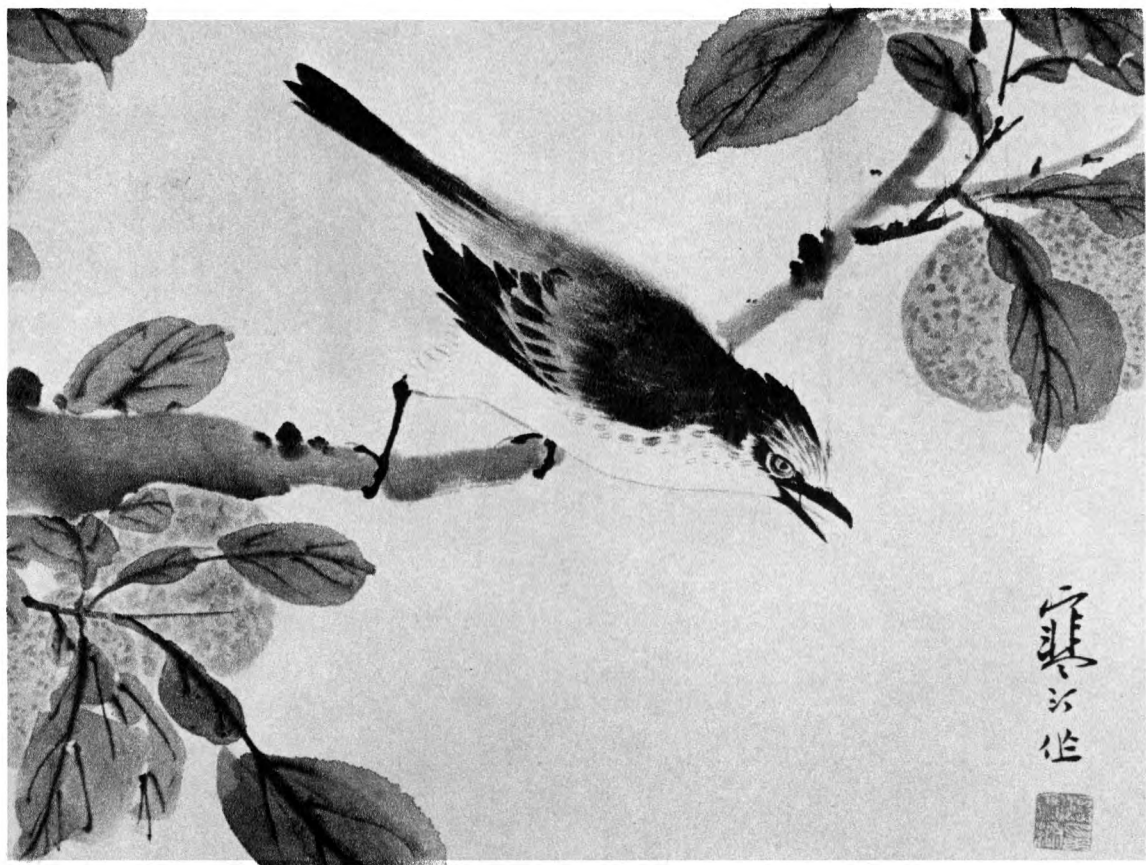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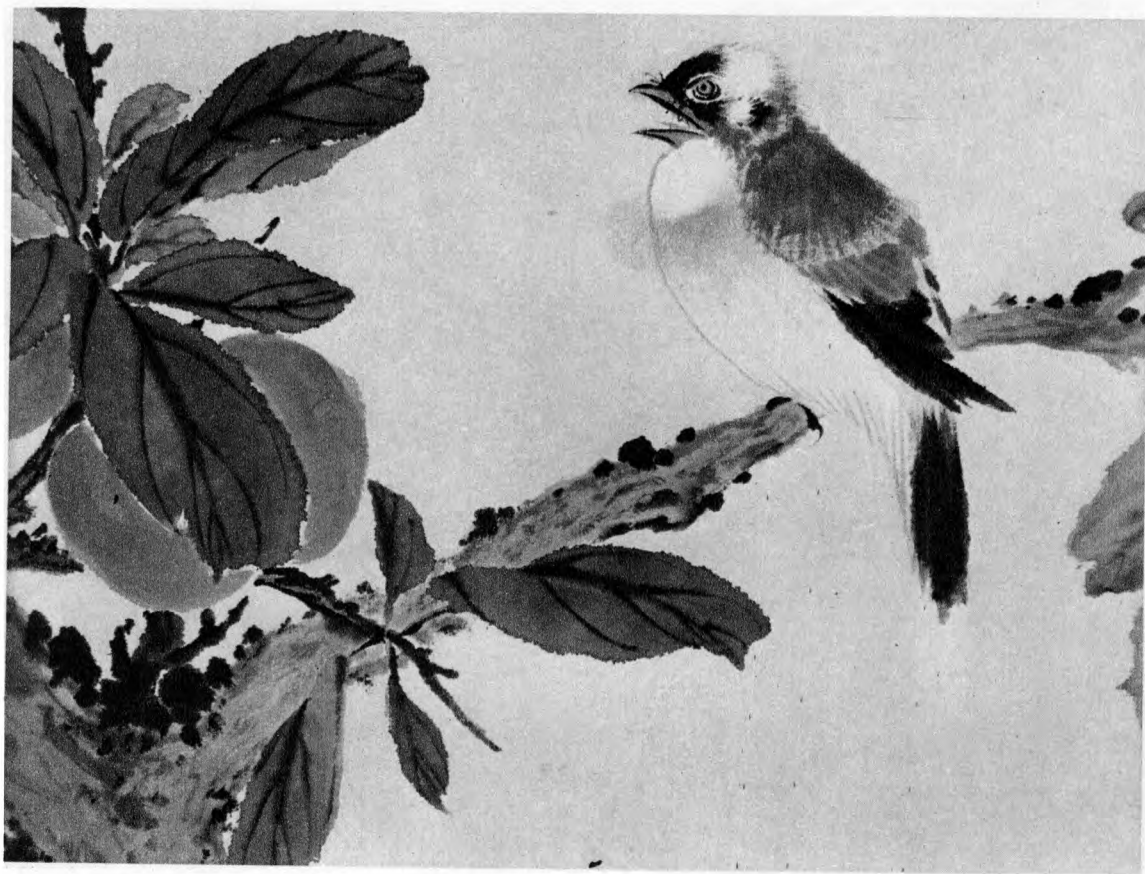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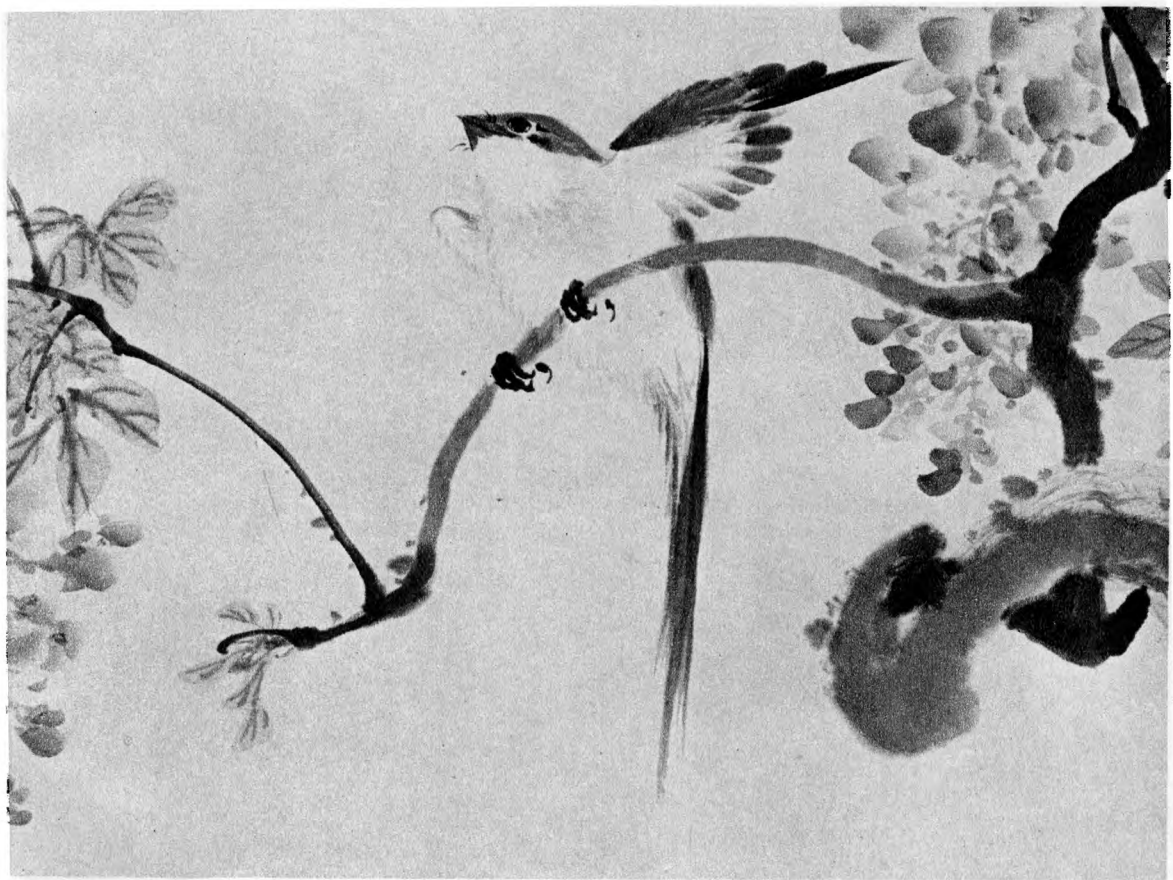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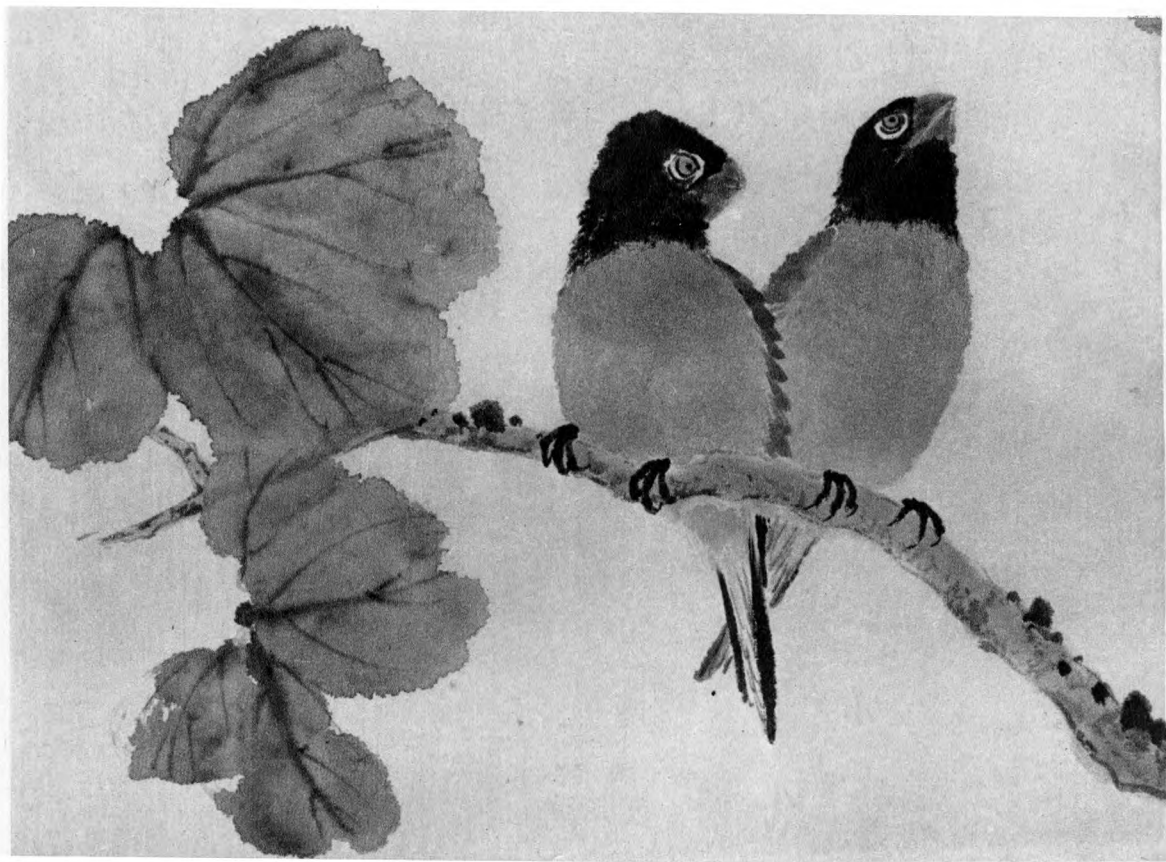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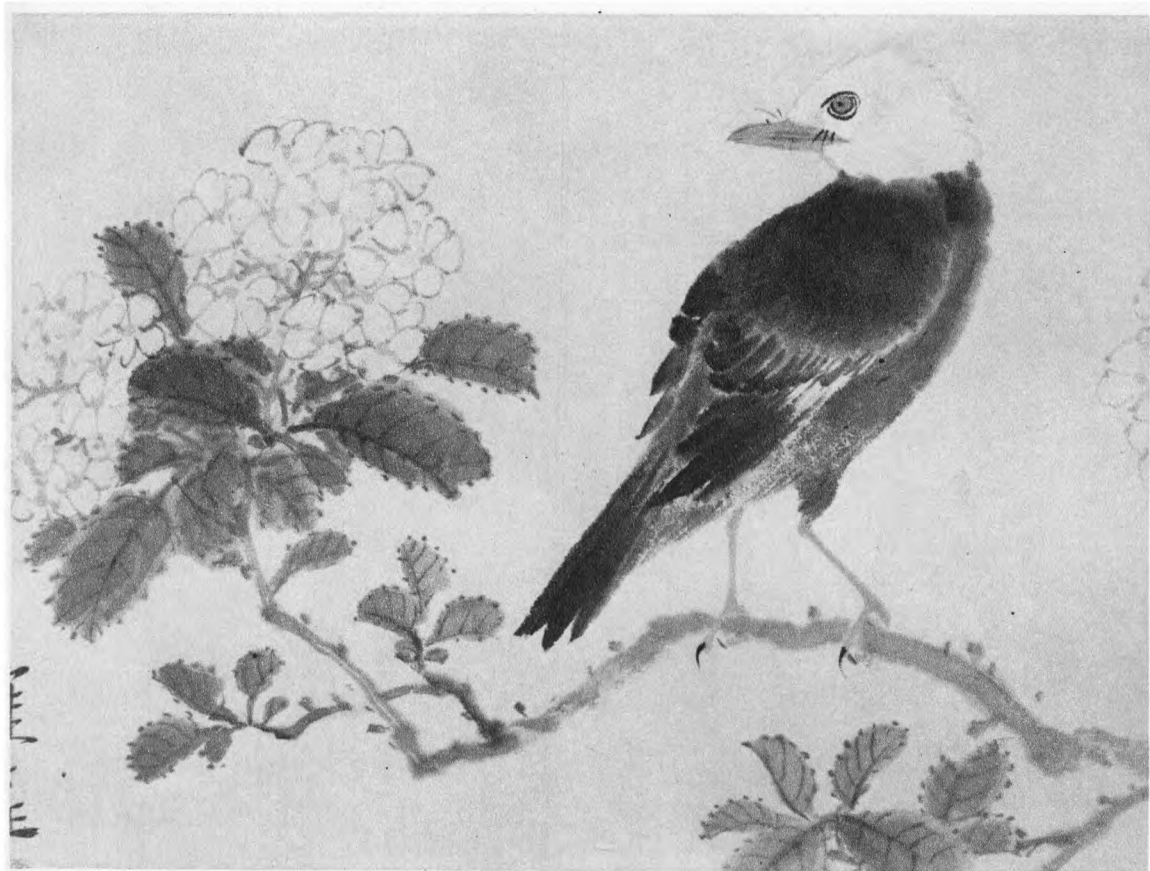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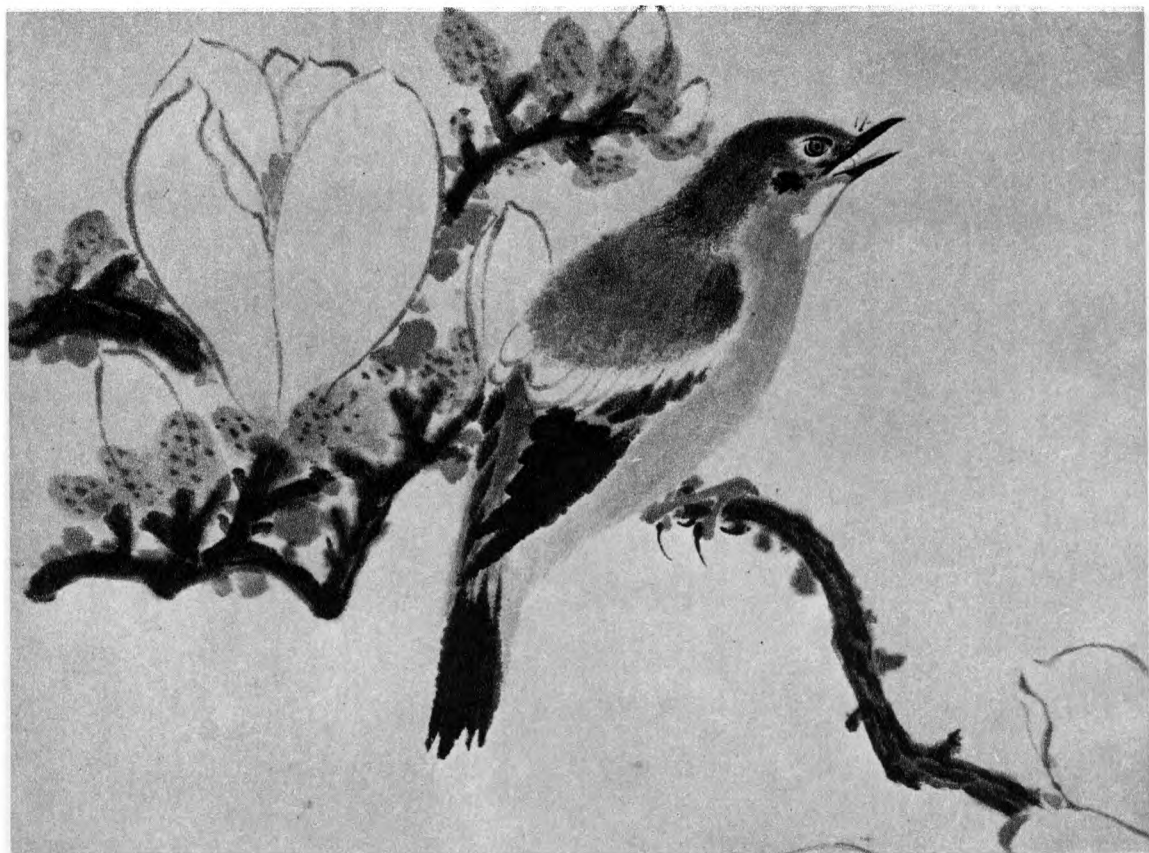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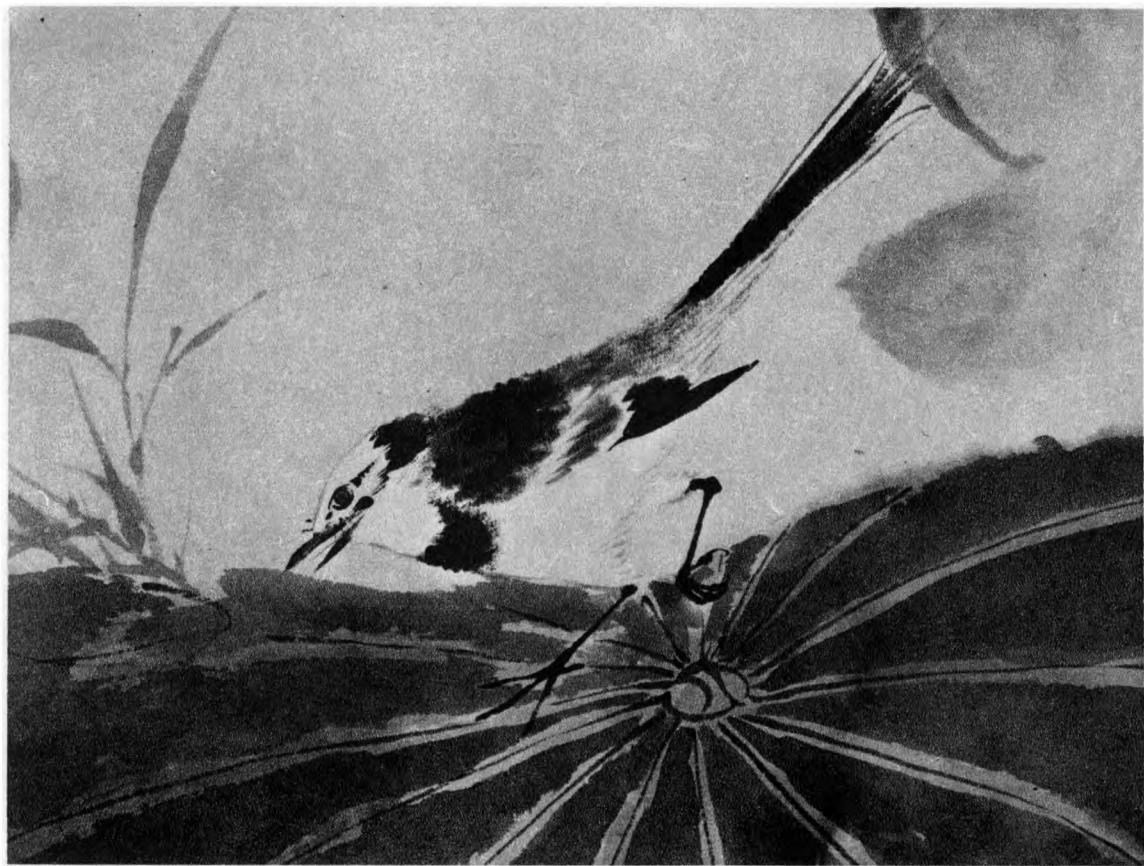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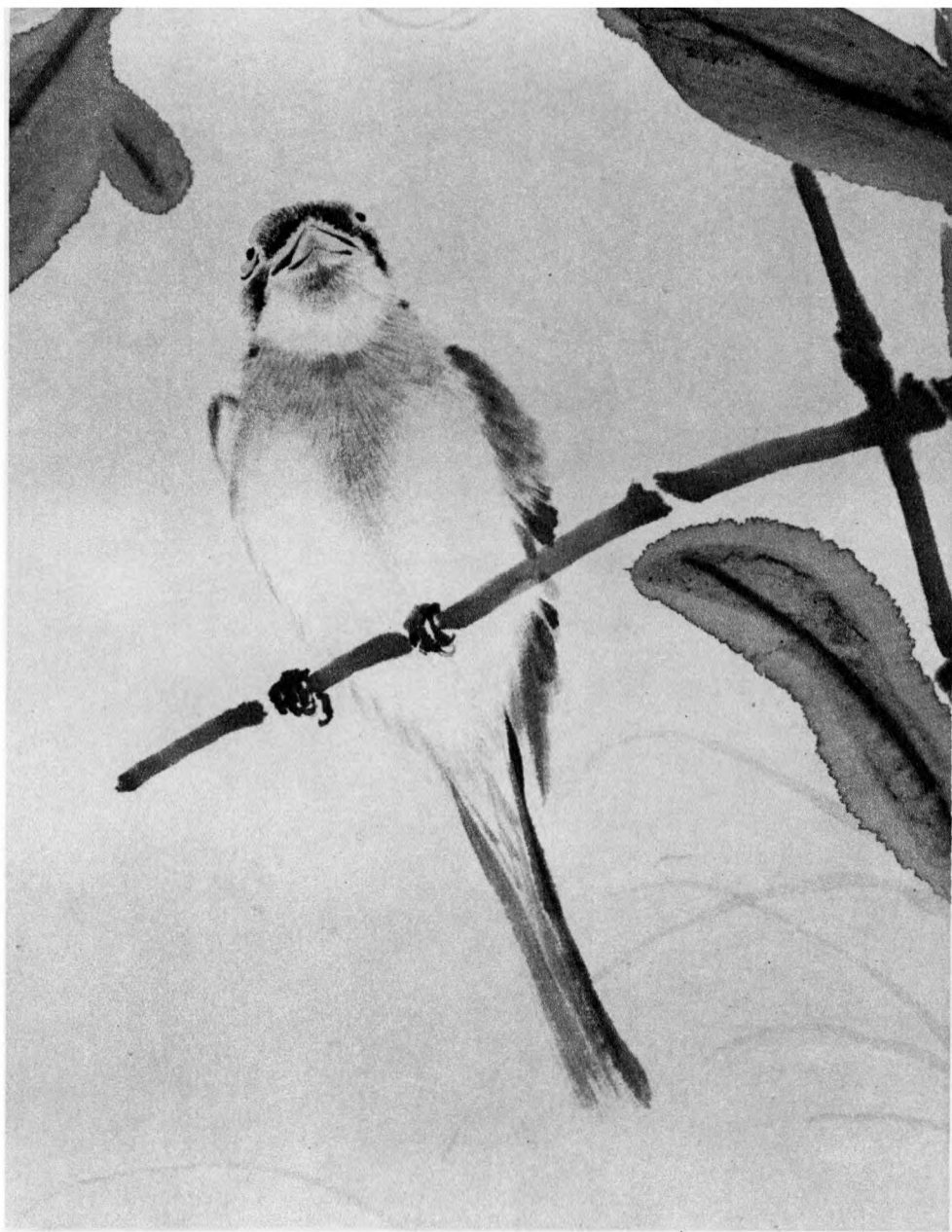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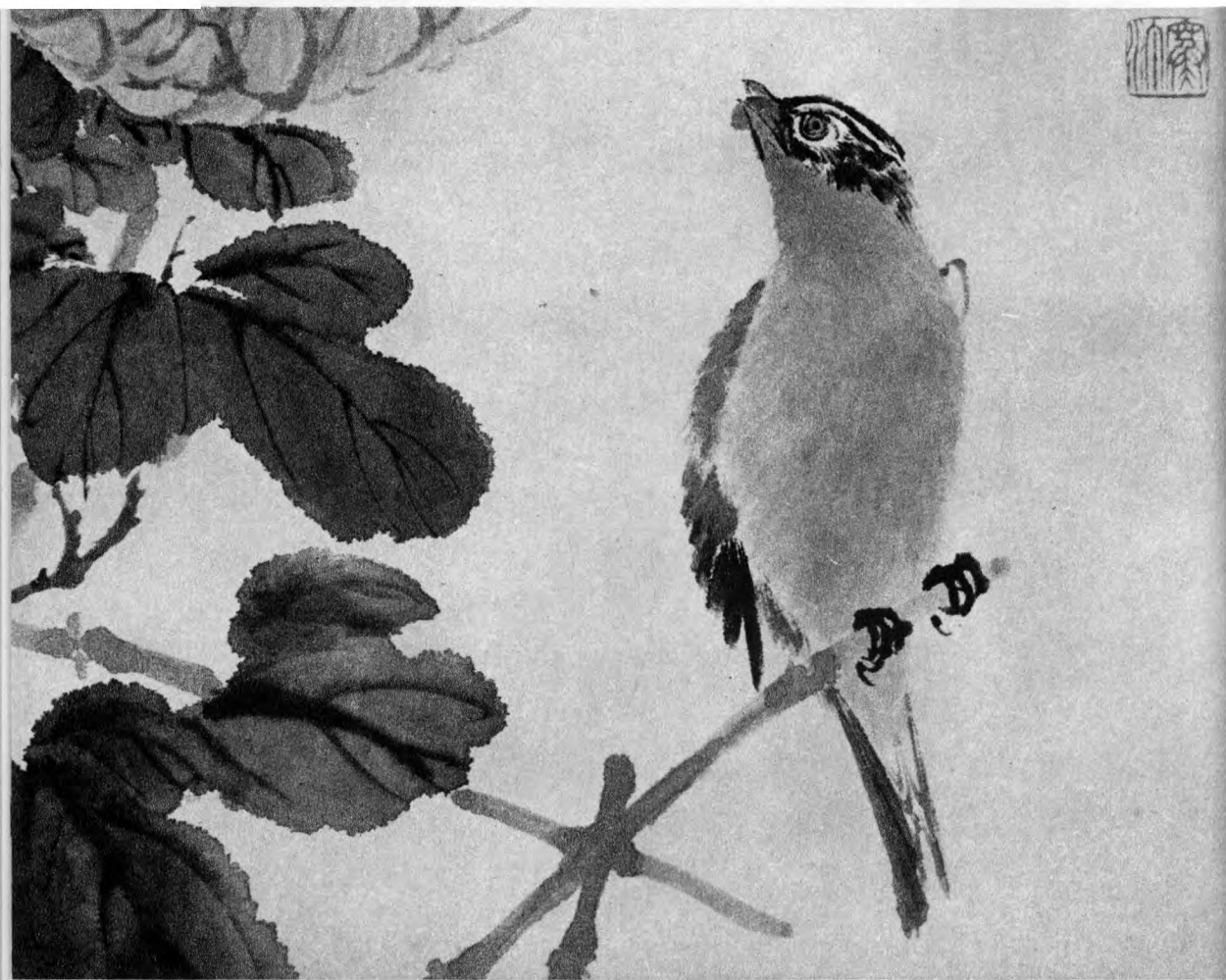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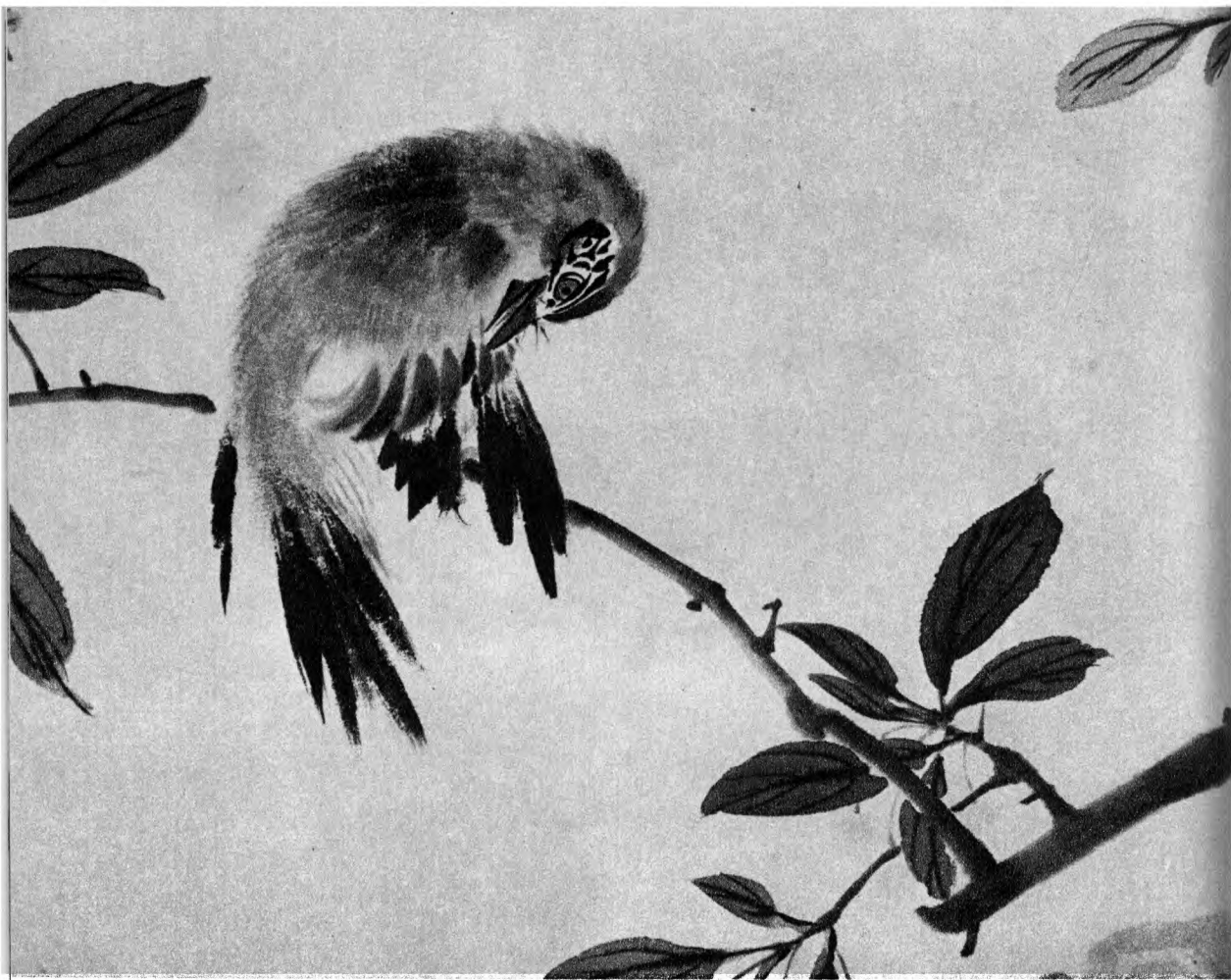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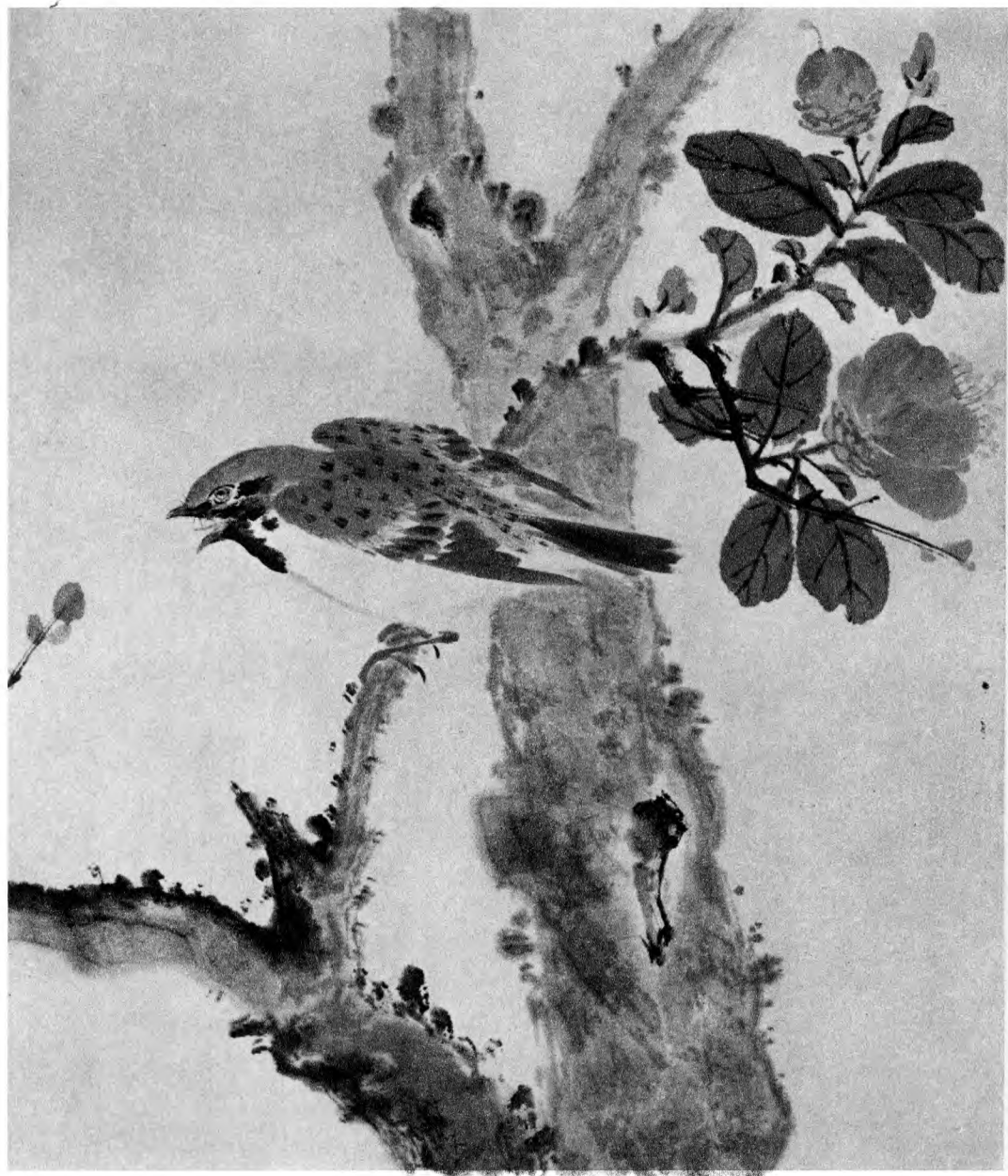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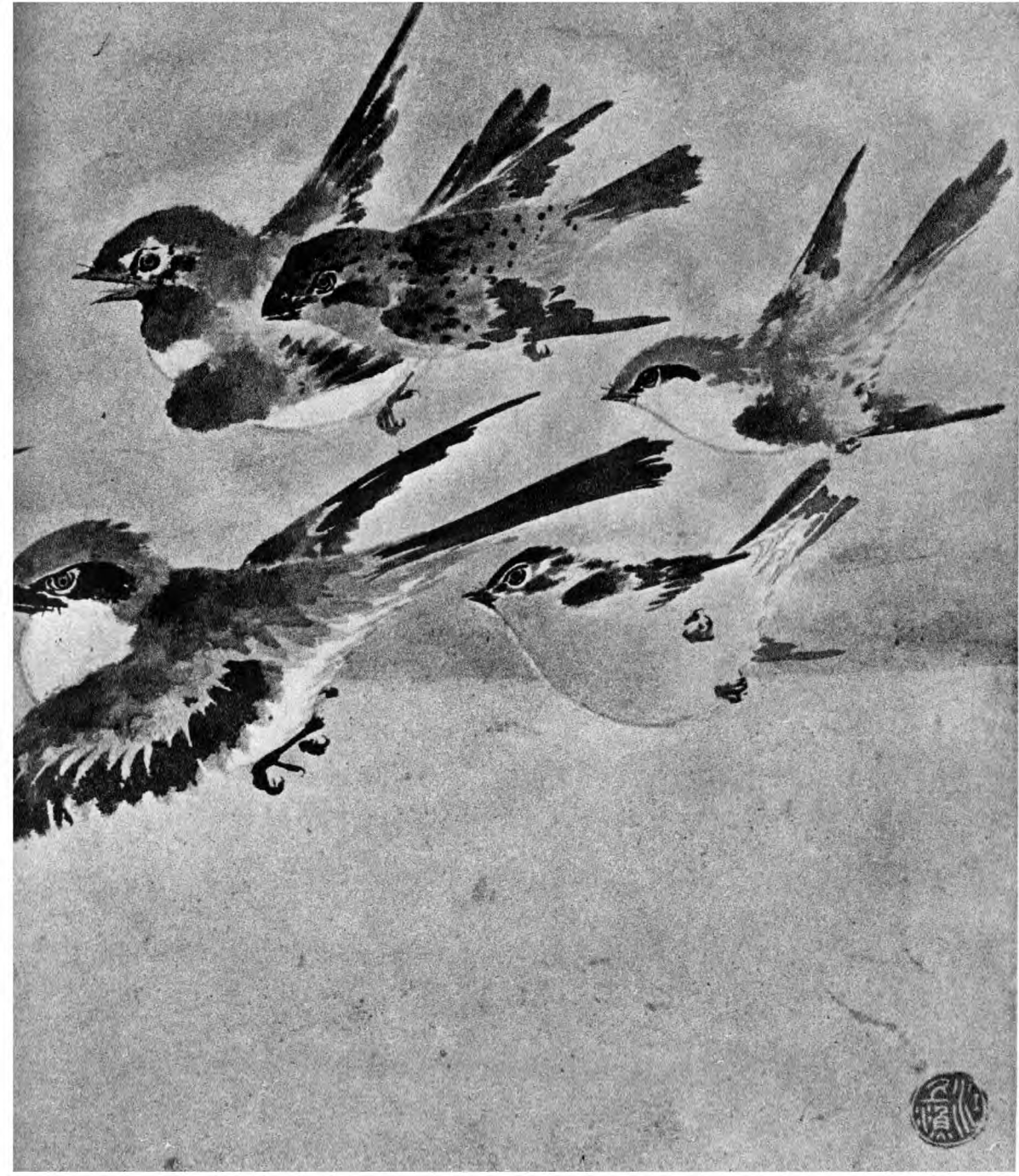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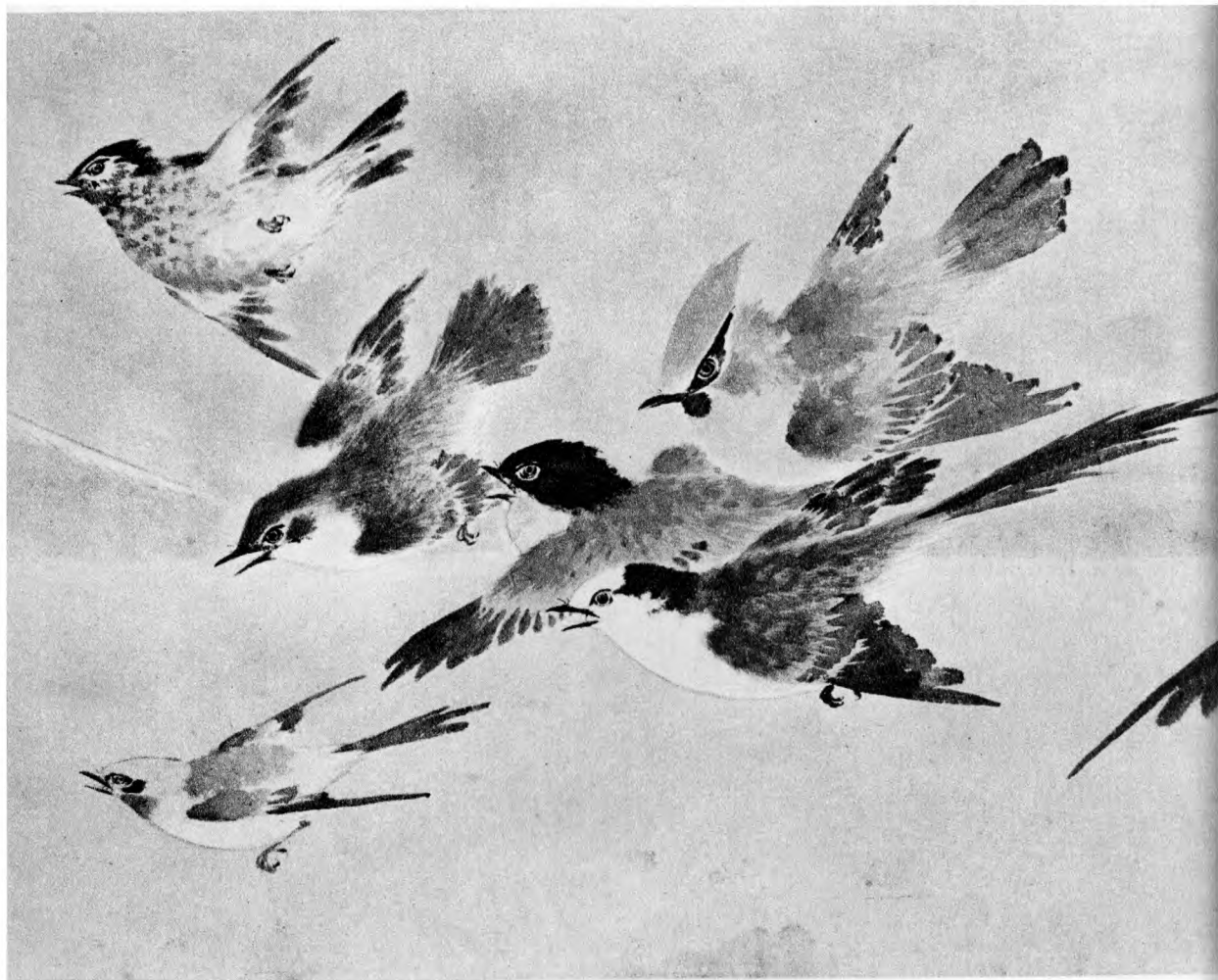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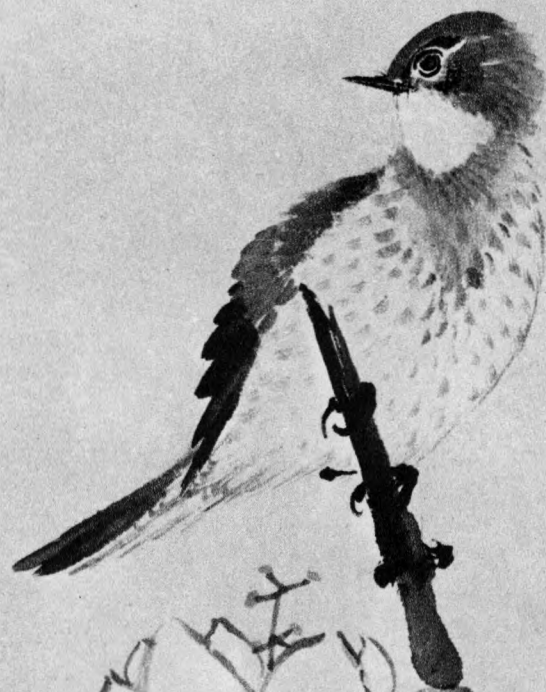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寒汀作



寒山寫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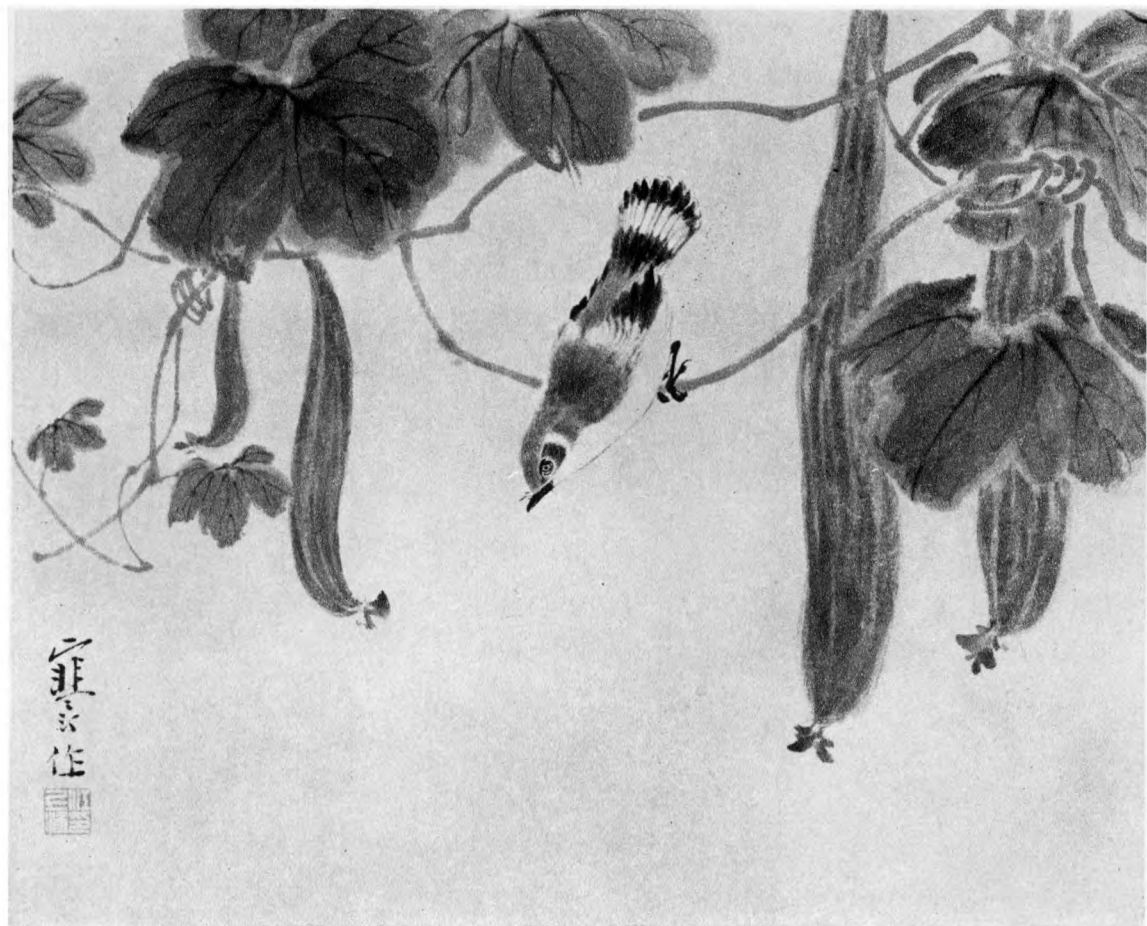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寒山转苍苍









寒山转苍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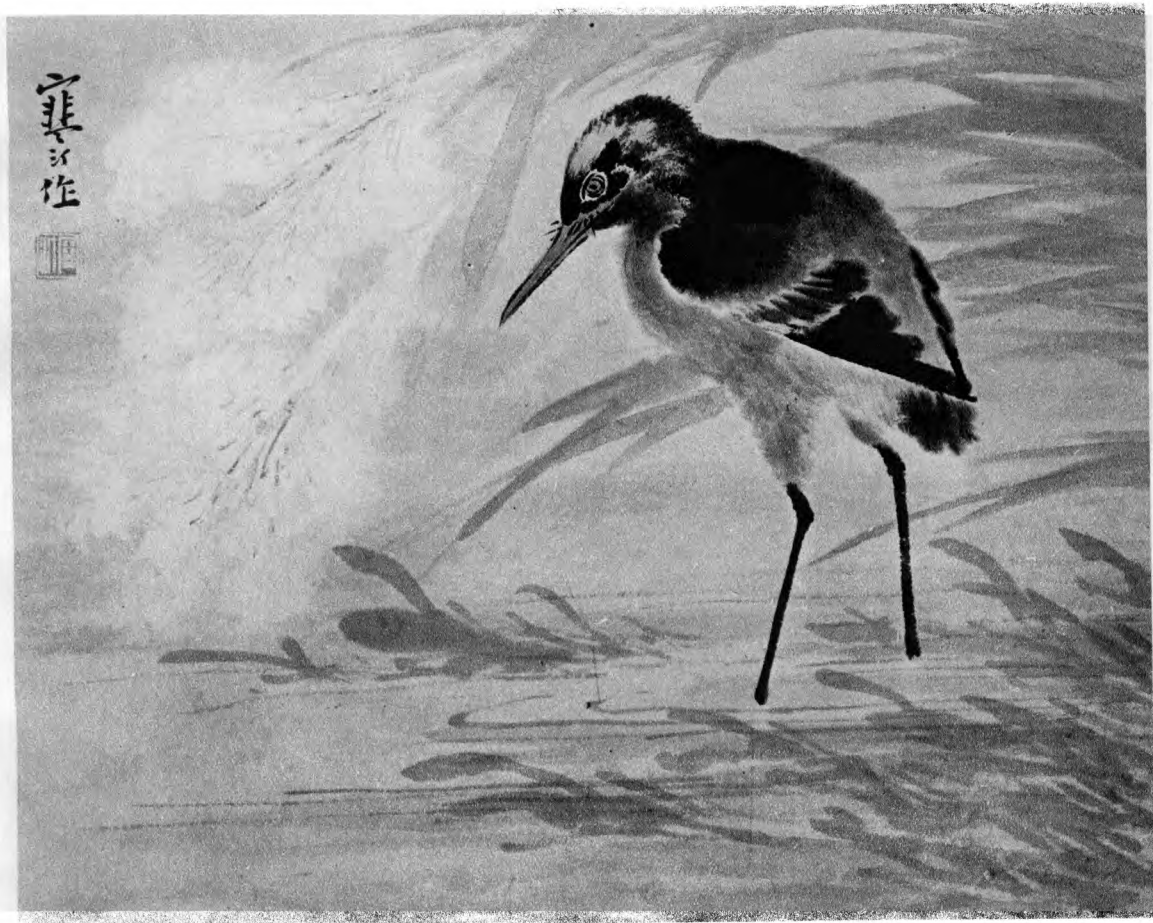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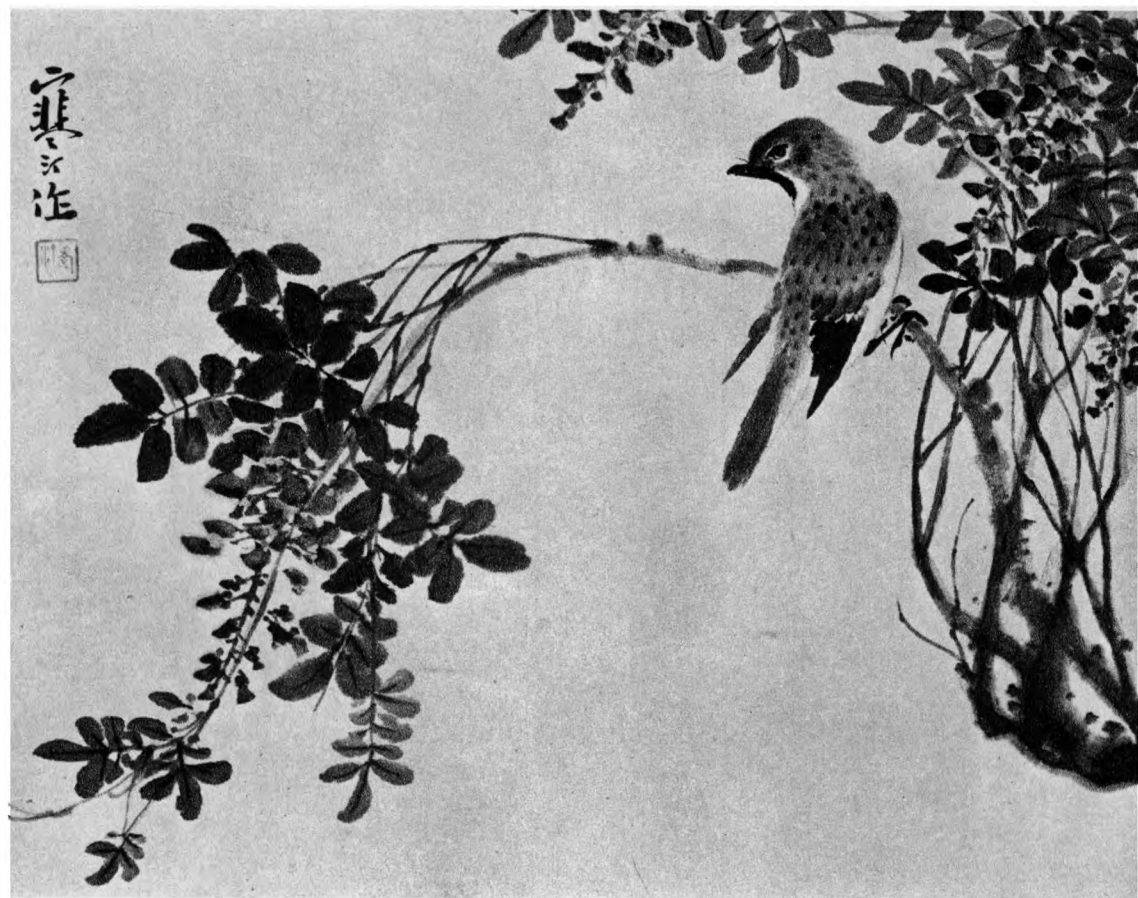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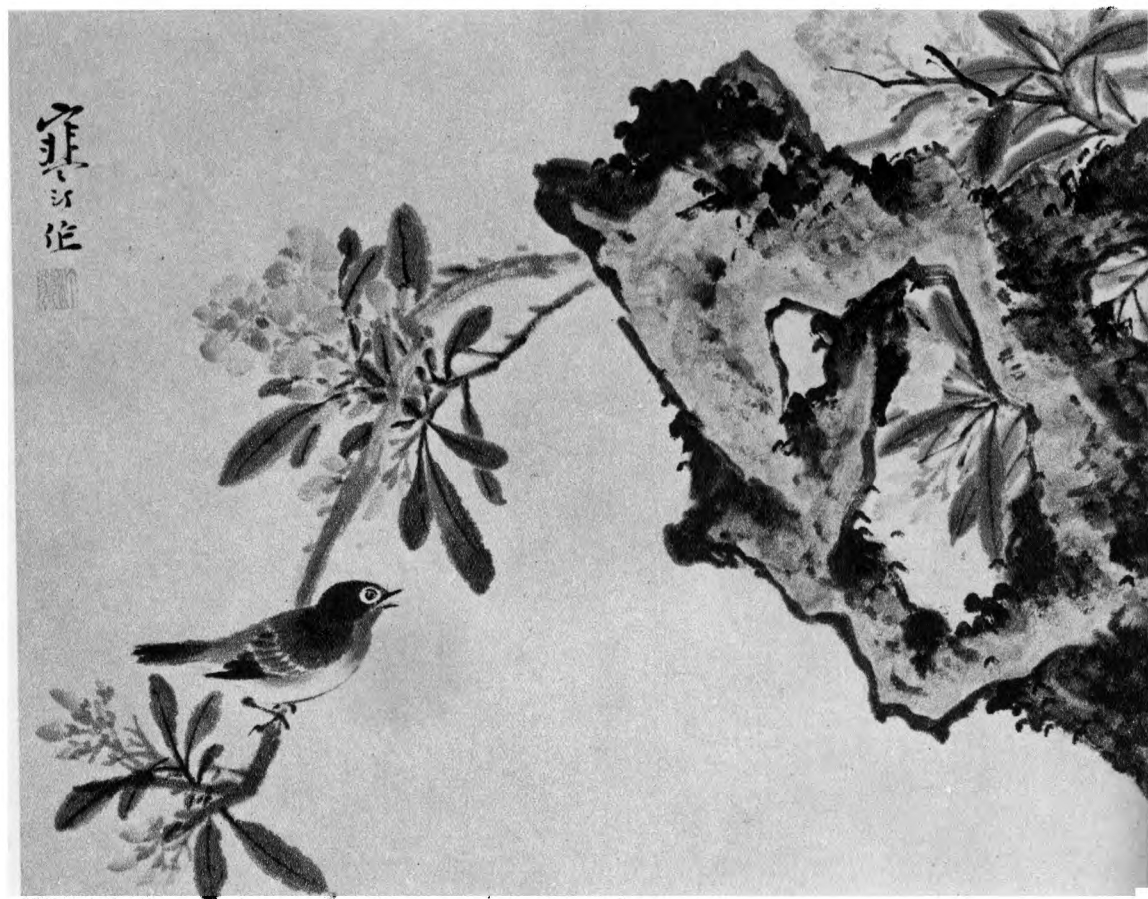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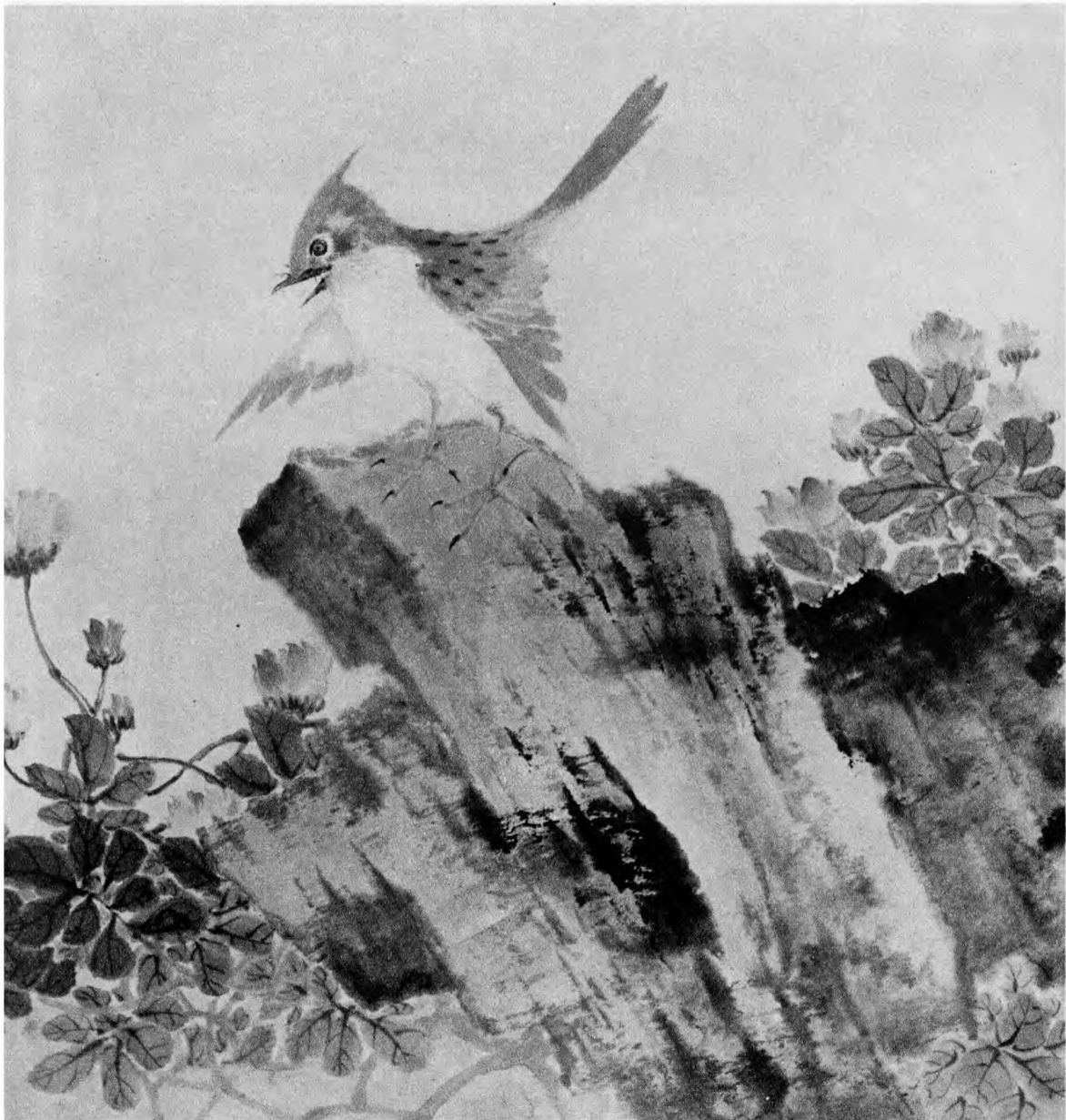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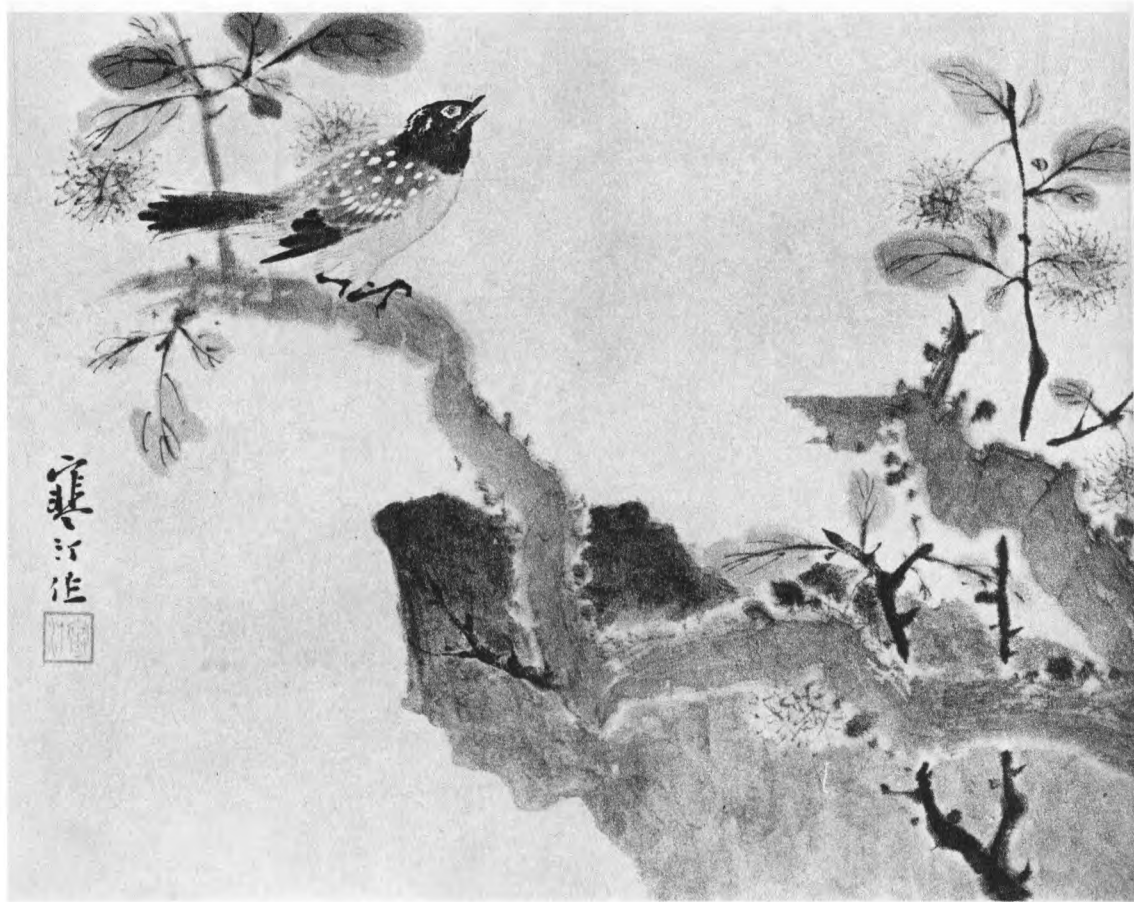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海山客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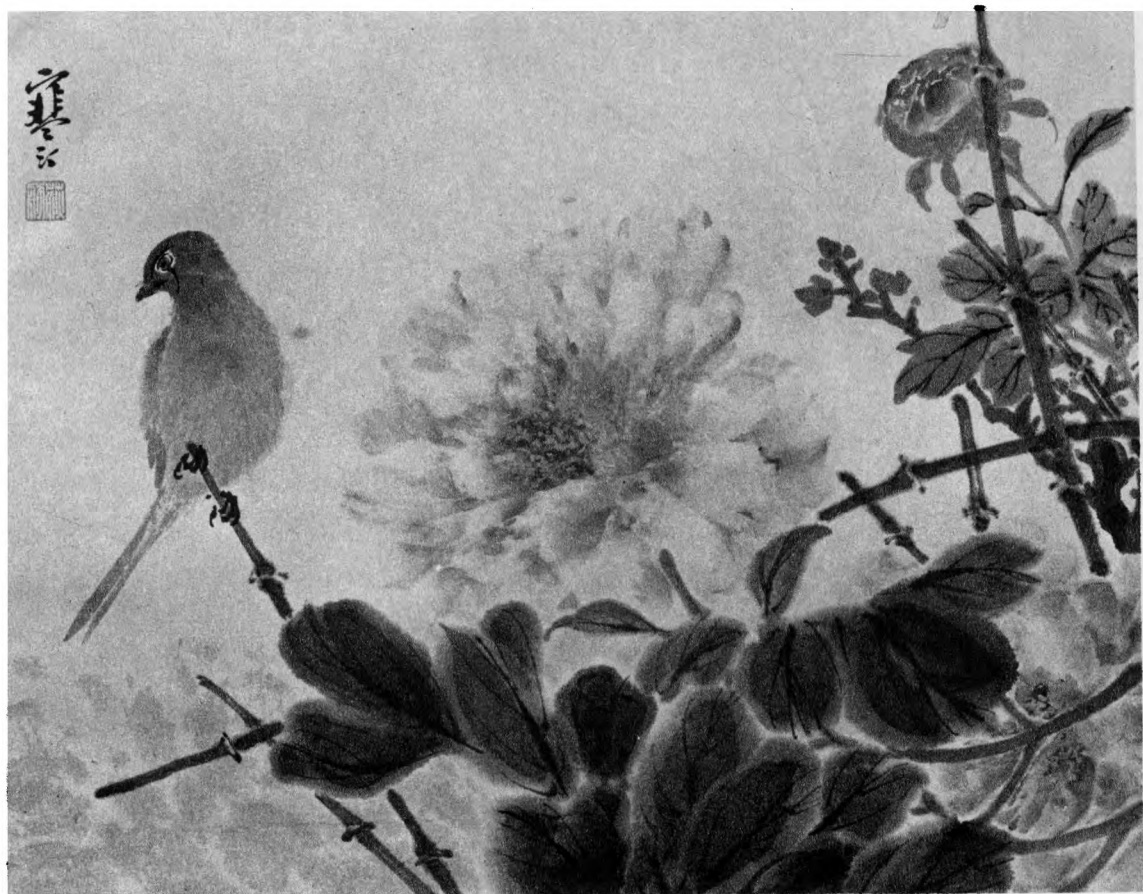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江寒汀百鸟图

责任编辑：任满鑫 封面设计：陆全根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长乐路672弄88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24 印张 5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32,000





统一书号: 8081·13097

定 价: 2.05 元